

安災四種卷第三十五

齊民四術卷第十一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兵三

答蕭枚生書

時客粵海關署

枚生一弟足下文祉佳勝人日儀墨農來奉手書示及依人況味直道不行久矣况地涉脂膏府主職顯而事實賈大於此必求心所安欲以僕爲人謀者爲法豈能頃刻居乎足下洞見夷估至隱謂十年之後患必中於江浙恐前胡倭禍復見冷日非足下固莫能遠慮及此也足下前次翻江謫言羨夷舊蕪新埔招閩粵逃人事深可慮欲著粵

權志儲一書以發其機括僕入都就潮惠漳泉計偕解事者問之多言新埔夷人近改名新嘉坡廣刊漢文書籍茲詢墨農尤詳備且言前歲英夷兵船淹滯省河洋行釀洋錢十八萬誦之乃去或言係洋行招海盜爲之又有夷使下國主書要制軍親受不得已使中衡廣府上船受書夷使出艙岸人譁曰若乃洋商夥某爛崽也遂狂窘入艙而中衡等卽下船其船旋遁則知歷屆恫喝皆洋行所以固壘斷鴉片之局者果爾雖必有事不足患矣所慮者或有失職無行之士廁其中如汪直徐海者耳英夷乾隆中已有招寶山之請是其垂涎江浙也久足下有真見聞幸以

相示聞制府甚推重則其署冊檔可得見參以粵關冊檔及時著述不朽之業斯在珍重千萬道光丙戌正月世臣頓首

致廣東按察姚中丞書

亮甫先生大公祖閣下頃在吳門晤朱虹舫學使得悉閣下榮荷

特簡陳臬廣東欣慰無已閣下資深望重夙膺節鉞徒以公道難行廉潔少與棄置間散者積累歲月茲竟復趨櫺

見

聖心俯同輿論天下幸甚閣下樞筵老宿天下事無不經

練豈復草茅下士所能以細流土壤備不辭之數哉唯厚
辱推許相期以古人不敢自外敬陳所聞以供采擇竊聞
廣東多寶之鄉吏治至蕪舶市之所人心至澆是故廣東
有中外上下共知之大弊四外知而中不知下知而上不
知之大患一非閣下固無能起此沉疴而杜此亂萌者從
前節相吉公不過中材惟以上念

國是下卹民生遂使斂薄刑省官民相安况閣下挺不撓
之節堅不潤之守威德信於寰宇訟誣逮於芻蕘者乎省
垣兩縣案件繁多胥吏擇肥任意牽累羈押班館人常數
千瘕斃者日有數輩離省較遠之高廉各郡渡壇商旅每

有指爲匪徒飛稟省府委員扶同遂成冤獄上游知而不
問大弊一也廣東盜風最熾需次佐貳因緣入審案局勾
結姦役買盜報功超擢相繼而真盜並未伏辜上游知而
不問大弊二也惠潮一帶大姓公堂至富族匪垂涎構衅
械鬪買人頂兇賄官定讞首禍正兇逍遙事外以訟費開
銷公堂坐致豐厚上游知而不問大弊三也勒緝巨案上
游限緊有司輒將平日羈繫大鍊之匪徒逼供銷案上游
知而不問大弊四也凡是四弊皆臬司所可獨斷獨行者
聞下斷無不知斷不肯知而不問唯痼疾已深爲之類以
漸黨援至衆必得相勦爲理者數人方可使小民有受其

福耳。至於大患固亦臬司職應籌辦者。然斯事體大非與制府一德同心則力不能舉。故以所聞始末爲閣下詳陳之。粵海通商夷國十數以英吉利爲最強。聞乾隆四十年間粵東外洋有封禁地名新埔距省垣千里而遙。粵之惠潮閩之漳泉無業貧民私逃開墾。英夷回帆過彼欲佔其地爲閩粵客民所敗。數年後英夷以兵船至客民降服。英夷遂踞其地。每來粵市舶返輒留人三分之一在彼。建置城郭房室迄今幾五十年。並招嘉應州之貧士至彼教其子弟。又召粵中書匠刊刻漢文書籍。又聞鴉片毒煙亦以其時始入粵東。並不行銷。十數年後省垣及惠潮漳泉居

人漸染其毒嘉慶紀年吳越人亦吸食比及其末煙毒遂
徧天下此物向在例禁各小國所產不敢顯售必附英夷
與匪徒爲市是以粵海夷商亦以英夷爲最饒洋商但與
英夷交好者無不立致不貲而沿海大戶皆以國煙土爲
生至以國土之多寡計家產厚薄夷以土入華以銀出以
致銀價踊貴公私交病於是議嚴紋銀出洋之禁而禁後
銀價益長是禁之不行可知也夷船通市止粵海一關而
廈門蘭台寧波浙浦上海各關皆有閩廣烏船抵關轉輸
洋貨新埔客異雖降服英夷並未收縱服色是到各關之
爲船亦與新埔客民在其中以分散煙土於各省而

結其匪民是英夷雖未至江浙其黨羽實已鈎盤牢固再閱數年銀長無已公私更行困憊不得不籌塞漏卮漏卮之塞必在厲禁煙土煙禁真行則粵閩之富人失業而洋商尤不便此勢必慫恿英夷出頭恫喝又聞粵中水師皆食土規一旦有事情必外向然英夷去國五六萬里與中華爭勢難相及而新埔則近在肘腋易爲進退况內地既有謀主沿海復多脅從英夷亦難保其不生反心乾隆嘉慶之末英夷兩次騫至天津入貢驕倨殊甚是固有主之者而乾隆中飭由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內地至廈門放洋回國嘉慶中飭由安徽江西廣東內地至虎門放洋

回國使之目驗內地形勢又江浙各省市易皆以洋銀起
算至壓寶銀加水凡物之精好貴重者皆加洋稱江淮之
間見禍事將起輒云要鬧西洋凡此兆朕大爲可慮新補
總向封禁客民私逃本應重科以宜選膽識俱優之員密
至新埔查看得實或宥各客民之前愆悉徙之內地仍前
封禁或驅逐英夷而設重鎮郡縣如臺灣所可銷逆萌以
再邊釁也說者必謂英夷佔踞日久聚衆已多與之理諭
勢必不從怵以兵威或至構怨目前無事正可苟安何有
如得愈安能慮百年輕犯禍始是則非世臣所敢知也
舉此誠非易事然事之難者必有人舉之君子爲其難者

是不得不望之於閣下也。十數年後雖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必至以憂患貽

君父。夫豈君子之所忍出哉。世臣遊歷未至粵東。所陳五事皆訪之粵人。其說一口。故屬虹舫附遞。上瀆以虹舫行。速燈下草創語無詮次。字雜行草。伏唯涵察。道光八年四月日。故民包世臣謹再拜狀上。

職思圖記爲陳軍門

階平作

道光廿年秋閱邸抄見英夷再犯廈門失利。遠遁先是英夷一窺定海遂至失守。夫廈門定海均天險而勝敗迥殊者豈不以吾兩峯軍門駐廈先事豫防哉。權家言曰。凡勝

三軍一人勝誠哉是言也是年仲冬接軍門手書述拒禦
英夷事並言近日英夷遊奕莫敢進口故作職思圖吾子
幸爲記之職思者何思籌海以稱職也閩中名流日擊軍
門之忠悃各以詩文紀事實雖世臣何以加於是然世臣
所欲言者則有異於諸公之所言故不得以不文辭前明
倭寇之亂鄭若曾客胡宗憲幕府爲籌海圖編一書詳哉
其言之今之英夷事畧同而情迥異十數年前姚亮甫中
丞陳臬粵東世臣移書一千言爲言英夷据粵洋之新埠
逼附嚴懲殊絕測固早知有今日之事也蓋英夷利在賣
土而土利之歸英夷者什三其七則分散內地席其利者

乘資力以奔走勢要所欲無不遂而猶慮或有潔身自好者介其間沮敗乃事故始則游談恫喝繼則設形勢張威武使當軸從風而靡其端倪前已三數見矣及十八年黃侍郎請設厲禁雖爲時已遲尙非必不可行也夫政先治內罰不遺上古之所以令而行禁而止也今以受煙毒者至深食煙利者至夥欲以一切之法齊之於一旦而官幕兵役莫過問大猾窰口莫過問塞囹圄投遐荒率皆細民受者固已缺望而繳解及捕獲之煙鎗煙土主銷燬者輒更以新鎗僞土焚示通衢觀者莫不掩口是令固不欲其行也而禁則日厲奸徒念不破此局終不能顯專其利欲

破此局非精力英爽不可故英夷驕蹇於粵東濡滯經歲
敗法粵而肆毒於浙情實見矣廈門爲全閩戶牖軍門以
全力經理之遠東來輒失利有成效若宜可高枕無憂者
抑思漳泉之富人以乘海舶率中煙毒兵役見賊氛稍息
遂以勾攝煙犯爲翻數踏壑無厭衆怒難犯則引寇召禍
亦靡理之所當有矣是以居今日而言籌海必以拊循閩
閩避匿困固民最爲先務而激厲死士決命於鯨波不測
此中猶其後焉商賈近世司牧民者類以民畏之得民財
爲善政以善政脚危民膏民相仇久矣委而去之舟中皆
爲善政以善政脚危民膏民相仇久矣委而去之舟中皆

身及垂四十年稔軍門之材見軍門之心舍軍門更無可
與言此者矣軍門而必籌海以靖海也則請與封圻誦說
民間疾苦使貧者有以爲生富者得以自全共發其親上
死長固有之良是與推求礮火之利鈍舟楫之攻苦功效
必相萬也世臣不才不能剝民自固以奉職無狀聞而仍
敢以此言進軍門者傳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軍門
職有所限而思則無極其亦察此心而然此言也乎道光
庚子季冬之望安吳包世臣書於豫章旅館

與果勇侯筆談

候佩參贊大臣印馳赴廣東督辦英夷以道光廿一年

正月廿四日取道豫章枉駕飛宮侯爾耳稍重故與筆
談

與夷國居極兩地不過千里人嗜利而健滑以其智勇憑
凌鄰國三十年來進作鴉片以害中華每歲取中華銀不
下四五千萬而該夷主收其租歲亦千二三百萬以富益
強鄰國所產各貨皆被該夷於要害處所設關收稅今鴉
片禁絕則該夷歲入作去五六萬鄰國以畏其富强爲之
微服焉亦得以漸漸淺漸此英夷之不得不以全力爭此
局者情勢勢必垂非僅商賈倏患之比也大海周環西
自廣東而東北自奉天七省通海口岸皆一帆所達該

漢又有火輪船瞬息千里以何便利通商已百餘年漢奸引爲奸利內地一舉一動彼無不知若海口皆備以重兵此兵法之所謂無所不備無所不寡若有一處空虛便恐被乘是必宜通籌全局不僅以廣東現在情形一隅着重而計出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兵法曰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勢也英夷之長技一在船隻之堅固一在火器之精巧二者皆非中華所能而通商之他國則多與英夷同技不過英夷強梁各國不能獨與爲敵耳以目下傳聞之勢而論似宜俟靖逆到粵會商請

旨先擊各海關以斷漢奸通信往來之線索且示各夷以

永絕回市而激之措辭略謂

仁皇帝所爲開海者知各夷非大黃茶葉不生西口陸路艱險所通無多故仰體昊天好生之德設關通商以全各夷民性命並非爲權稅起見不意英夷造作毒煙貽害我內民至此又復恃強怙惡堅不具結是以絕其貿易而各國恭順無過者自仍舊貫及上年春間英夷自海中封港阻各國貨船不得入口固知非各國之意然英夷悖逆如此實有不得不封關絕市之勢如各夷國効順求生集衆弱以爲強共輯英夷於海中叩關內請自當論功行賞仍

查廣東

茶葉過三年者，夷人輒不肯買，是陳茶不能消瘴之明證。我但堅守以持之，經歲之後，各國必不能堪，是或以夷攻夷之策。若遣洋商諭意，是諺所謂羊喫麥叫猪去趕也。再廣東十年內，添造快蟹船五十餘號，專爲運送煙土，其人與夷船交接熟悉，是當全數收取入官，撫而用之。又澳門一帶，有游手習海，浮沒鹹水數日者，四五千入號江邊，息前林大臣過江西時，諄切與言，此項皆匪徒，收之卽未必得力，且足以杜其外向，實所費少而所全大。不知採行與否。又英夷去國數萬里，糧運斷非易事，彼方與中華爲難，亦不敢抄奪鄰國，而臺灣一郡孤懸海外，產米至多，爲福

建省中仰食之區似宜增防嚴守以定衆心又潮州業土者多係大戶難保不爲英夷奸細其地逼近福建若被漢奸引誘佔奪則茶葉爲其家產中華制夷之權失矣且其地壯勇極多器械皆備比營伍精善官收則從官匪收則從匪爛崽從官則大戶無人附從又嘉應州貧士多有就英夷之館者一請三年習其地勢人情似宜明示宥其既往收爲我用或亦可得制礮之法蓋天下物之利者無不宥制也再此役一開歲事遲速不可預知七省設防經費浩繁勢必至於開例然爲數斷不能多無濟於事而示貧已甚爲英夷所輕亦謀國者所不宜出也聞廣東瓊州府

昌化縣銀苗甚旺居民有偷爬銀砂一百斤者可煎銀六十兩以八兩給工本外皆贏餘似宜與當事熟商擇有心計而廉能任事者密查有迹先行試採以濟軍需果能旺產再行酌辦或者天心悔禍地不愛寶能救銀荒之病耶唯得自傳聞確否則不可知耳又論者皆謂英夷長於水戰一登岸則技窮此言斷不可信英夷雖習船其生長本在地上何不可登岸之有且彼舍舟登岸則已自致死地而我兵與之短兵相接是又兵法所謂自戰其地爲散地者也尤宜加意至於制器練伍設奇應變此君侯獨擅之奇馳名宇內已四十餘年無所庸失職下士効曝背愚忱

也

答果勇侯書

誠村先生君侯鉞下奉手書並抵粵後章奏稿十事發緘莊誦踴躍無量前聞林大臣十九年五月巡閱虎門夷船怖以飛礮而水師奉令開礮抵禦竟莫應聲迨改授粵督又經年餘章疏數十上迄未提水師一字近聞虎門水師將火藥給英夷而以砂七成攙藥三成裝礮以致失事竊疑傳聞過甚月前林大臣過豫章諄詢其實據云粵營以水師爲最優其歲入得自糧餉者百之一得自土規者百之九十九禁絕煙土則去其得項百之九十九仍欲其出

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者以林大臣之言推之則
傳聞殊不虛也。鉞下初到粵卽藉詞英夷最長水戰誘入
二三百里方可決勝請改水師爲陸路不動聲色默消大
蠱判禍福於轉移不愧古名將矣。日昨茶估急足攜來山
原里義民示諭二通憤發如雲義形於色雖當事苦爲逆
酋乞命不無扼腕然逆夷之掘塚淫掠義民立殲其貴人
顛地伯貊交惡已成鼓其氣而用之猶當有濟今聞虎門
內外礮臺逆夷仍不准修桀驁罔悛何以善後竊謂夷好
不可恃海防不可廢粵人素羨水師豐厚且山原里奇功
礙難言叙似宜選義民使充水師以渠率爲其汛弁義民

必皆樂從逆夷驚魂未定豈敢出頭與較仇深隙巨旬月
內斷難撮合相持數月便可趁勢興工將大角沙角三遠
橫擋虎門各礮臺併力修復吾圍旣固或可直收香港旣
以振威雪恥又以酬功得用因勢利導是或一道也唯書
生遙度未必有當鉞下存其說以商靖逆幸甚望甚道光
二十一年四月廿二日

上兩江督部裕大臣書

鄙民包世臣謹再拜奉書

鑾差大臣魯山公祖鉞下春間欣聞旌節莅浙總攝戎行
復得讀嚴劾琦伊兩節相之稿及求賢戢兵安民各示簡

明詳切真不媿兩世凌煙將種也世臣自吳門得謁於臬署卽已自託隆棟謬承不棄葑菲傾蓋結布衣交今果節鉞三江將壓之慮吾知免矣粵中夷情始自据新埔爲湯沐覬覦之胎已懷繼以倩洋盜爲兵船主使之機亦露十數年前姚亮甫中丞起陳粵臬世臣移書切言須早爲預防之計中丞以書呈李節相笑爲迂怯置之不議古今事不能有所棄者必不能有所取不能澄其源者必不能清其流安苟恃其及身憂必貽於家國然亦不料其遂至此極也及養癰將潰苟能得其要領尙屬可爲而王者內此強示外詐狡寇悉水師外向之奸而不議所以起沉痾患

漁船濟惡有素而無計予之以生路繼之者難已潰尙不
用敗毒培本之劑釀成流注伊於胡底况吳楚苦潦積年
中州河溢要害開歸以東本民氣不靖之區哀鴻徧野安
集爲勞近更駭聞廈門之役較虎門爲尤慘而江浙洋面
俱有游艇雖各省勁旅齊集麾下然軍政久弛遇敵輒奔
廣州之衆五萬而辱逾城下聞之寒心言之腐齒因循不
卒禍固同於諄疾操切已甚變或出於意外况重文輕武
積風久成軍官罕自尊重文吏唯計筐篋欲爲轉移全視
暴勃稍滋物議便失人心又營員分駐各領所屬勇怯不
一漫無區別迨至臨事怯者無以自立勇者莫肯盡心則

勢處於必奔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而吳子之教必先聚爲五卒也凡是外攘內拊之機唯仗壯猷之一方叔矣西省夏間苦雨入秋寒燥不時風旱兼至晚收必歉吏治久蕪民生益蹙局外人不能不蒿目深憂也世臣自上年夏初待辦匝月撫部星使俱不使之一面奏結後亦無隻字可見至於交代以兩前任款項輾轉致稽結報現已奉司嚴催分結歲底當可挈眷東下維時鉞下諒已馘酋莅署定可拜馬塵於白下橋畔也坡公詩云十口無依更累人以世臣不才而累人之具三倍坡公想早在鉞下意計中矣再者日昨有人述鉞下奏大江情形畧謂狼山以內

沙多水淺夷船萬不能達以問世臣急索觀原稿則云得自傳聞世臣笑曰裕公素性謹慎且在江年久地勢最悉焉肯作此無稽之談狼山福山對峙海口中間江面寬百五十里雖不無沙洲而水泓數道寬自數里至十數里深自十數丈至數十丈不等較之廣東省河寬深倍蓰廣河尙容夷船何況大江按狼山雖有重鎮禦夷實難得力上游三百餘里並無險隘唯京口迤下五十里有圖山一座橫截江面通濶之處不過二里夷船過此大礮火箭力皆能及意裕公必於圖山安設重兵以備不虞使重空糧艘來往無驚以維國脈若果謂大江沙多水淺則夷船揚帆

直入圖山無備鎮江揚州必無以自全而白門亦非樂土
矣裕公豈出此哉來者憬然而去謹覓急遞敬問起居並
以附聞聊資一噓道光廿有一年七月廿日民世臣謹狀
答傅臥雲書

臥翁三兄閣下苦雨彌旬咫尺不能相過頃奉手書云揚
威已抵江南欲作手書覓急遞告知一切事宜敬詢吾子
云云閣下年將八十猶念切民瘼如是曷勝欽感然聞揚
威發六百里調陳福茲於湖南不聞求錢少陽於豫章是
殆非可與言者也今年夏初豫章初開銅礮廠僕偕閣下
往看途中有挑煤人偶語云夷人以銅礮勝我我必宜求

制礮之術今效之鑄銅礮卽精善亦是其徒徒豈能勝師乎閣下歎爲至論又九月初八日申刻得裕大臣徇難之報而酉刻協署傳班演堂戲班頭與之百錢云江西不演堂戲已三年况裕總督盡忠之信才到聞者莫不驚悼豈有演戲作樂之理來差怒擲百錢於地而去少頃印票來發戲箱次早司道各營畢集唯撫軍不到耳而司道各署繼之八日夜乃罷是識機宜者在廡養講情理者在獲狙也揚威果能與豫章踞牀諸公異趣乎唯以閣下旣發大願僕亦不敢竟隱所知耳粵東集兵五萬一鼓而散江西兵至逃回本營後知不加追問乃返粵歸伍今調集浙江

者半係粵中逃兵焉能使之併命矢石間耶爲揚威計必當出於募勇江南之懷遠最精火器其擡鎗以一人負而放之前裝藥後夾火左右俯仰無不如志約有一三百人江浙之交地名黑風涇附近水賊約有數百人能以肚皮貼船腹手持斧鑿攻船底鹹水或非所習夷船若入江河則無不可制其死命者僕前過杭州見出溫將軍會前行有大鑪十數重各千斤一人負以行百餘步乃迭更之約其儕亦可百餘杭州輿夫扛小竹轎輿內坐一人後置大包箱一行李一復有搭轎人坐包箱上重以四百斤爲度行走如飛土人呼爲蕭山牛約可二千人能招此三數千

人精投技仗而厚縮之則何求不成乎懷遠轍手在洪湖
訂生不聞有頭目黑風淫則小白龍與其子黑二爲魁小
白龍久死黑二年亦近六十存亡不可知然必有繼爲渠
率者吳江嘉興快手皆知之抗鑪人詢之將軍廟祝自得
其名而僕所深憂者夷人旣噍血寧波殆必垂涎乍浦上
海以入狼山至瓜洲截運道長江唯丹徒之關山爲要害
僕前曾以切告裕大臣閣下若必發書以次數事或可助
竊深之百十但不可及僕一宗僕唯待結報到司卽歸老
白門無意更爲大據輿涕已竭門在舉近有家信來查余
餘補滿即奉過面悉不具辛丑十月朔世臣頓首

答傅蜀門書

蜀門足下接手書知粵中官紳欽服偉抱諄請練訓健勇局壯義三千人已稍習部勒進止有法度聞聲欣慰近日之兵難言矣望賊輒奔潰而搶掠齊民使齊民親賊而仇兵主兵者復與兵朋比以仇民有司莫可誰何鄉勇之爲民害也向甚於兵足下又以布衣爲督統有事權而無刑罰爲日稍久曠悍必生若不攝以微權斷難相安無事益以下令召募來者輒受勇怯不齊分例無別夫人負異常器材莫不自異而不得見異於人則常懷觖望滋生事端法益狹部分稍定與首事密商簡其形貌魁傑膂力殊衆

或精通技藝或諳習水性者別爲親軍優其日給使倍差於儕輩彼自異而我能異之心必歸我人數無多易爲親厚儕輩無魁然者爲之倡則可無意外之虞設有不逞親軍爲之箝制亦不致成大患迨至用之有事自必爭先恐後強弱並能奏效若置之一概是正兵法所謂兵無選鋒曰北者也凡大帥督師必在數萬以上須於各營中精揀百分之二三爲親軍其裨將領兵千人以上者挑百分之五六爲親軍卽哨弁亦必有此方能同患難應緩急至練兵必先教以拳勇上者習軟功次者練硬勁使之力長身輕乃可分授營械若如現行營例昕夕操練徒費火藥絕

生計終其身不成技藝也。足下承庭訓久，當能深喻此旨。僕一切如常，尊甫日相過從，眠食悉安，適幸勿勞念。道光辛丑十月望，世臣頓首。

致陳軍門

階平書

雨峯尊兄軍門鈇下，客冬奉手書，並職思圖刻本，屬爲記。春初附驛奉答，未幾見邸抄，以顏制軍故休致回籍，是前書得達與否，蓋不可知。日昨奉

特旨起用，協同奕揚威籌辦浙軍，仰測

聖意，自以鈇下駐廈門時，夷匪再犯，皆失利而顏制軍遇夷匪，遂至失守，是以禡顏職而起鈇下，曲直旣明。

嚮用自專。鉞下發攄忠智。自以此可以上報。

知遇下輝竹帛矣。慶幸無量。英夷事誠不能遙度。然兵興已二載。其情實伎倆。並可見矣。所憂者漢奸脅從已多。海壖被躡已甚。恐別生枝節耳。英夷久據寧波。漁船悉爲所用。是大江之路不可不防。况瓜州爲漕運咽喉。若夷逆於來春以巨艦橫截瓜儀之間。糧艘不能北達。相持數月。都下難免惶遽。此其可憂較之直犯杭州。波及乍浦。上海。奚翅十倍。鉞下生長河淮。歷任江南北。裨將廿年。徧署三鎮。又駐節松江。統轄全省者數載。江海情形自最熟悉。江南海防以狼山福山對峙。海口爲天險。然水面寬逾百里。夷

船行於中泓兩岸礮力所不及雖近來沙漲灘多而水泓深濶豈有沮礙且海船極熟沙線能保不爲之導引乎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狼山以上數百里江面並無險隘唯丹徒境內之圖山四峯插雲橫截江身六分之五其小峯排過江心距對岸沙灘不過二里大礮火箭力皆可及又磯峻湍急溯流而上卽乘風亦必遲緩易爲對準宜於此移一重鎮守之其大峯之麓土名大江村落不下千戶足可設鎮唯其山係石崖是否山足有沙腳可築礮臺不敢知大都集巧匠或鑿石開山或用南河木龍之法紮柵安礮環山嘴之

三面用大中小礮位分三層以當其兵船火輪船三板船之高下以敗船爲的日日演試以期必中柵外又以紅船載小礮上下巡綽數十艇皆佐以火箭而于對岸沙灘近三江營署前築礮臺以資夾擊有此聲威夷匪探知自不敢內犯設竟冒死而來壓而焚之易易耳聞夷船之舷受吾礮子不過搖擺再四而窗篷斷不能如此堅實此兵法所謂攻瑕則堅者瑕之術也此舉經費歲需十萬一旦用之則所保全者在

國脈豈有算數卽夷匪不至正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古名將所以重無智名無勇功者也願錢下與兩江牛

制軍奕揚威熟商採行是卽草莽臣所以輸踐食之報者
矣錢下於友朋間一言之益終身不忘况於君國他不及
纓逝世臣事已畢唯資斧未集歲杪春初必可歸老白門
知在塵念並以附聞職思圖記恐前信或不達再附一稿
唯爲

國爲民珍重千萬道光辛丑十月望世臣頓首

殲夷議

太上曰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斯言深也英夷犯順至
抵江寧城下以逼和其所誅求前無比並今以蕞爾之英
夷去國數萬里孤軍懸天塹以恫喝全盛之中華而所欲

無不遂所請無不得英夷之福中華之禍蓋俱極於此矣
英夷自粵而閩而浙而吳皆恃習海近竟鼓浪入江越狼
山窺圖山而大吏修書遣弁款之數百里外江寧巨紳又
大具牛酒隨犒其師泊抵城下小吏末衿又各爲私餽並
獻歌頌或希酬答之利或乞齒牙之餘豈真兵勢孱弱人
情攜貳至於斯極耶其遠款也殆欲誘之深入也其近款
也殆欲誘之弛備也而小民又擔負米薪食用物日數百
輩上其船與爲市英夷復出所掠箱籠及帶來煙土減價
招匪人其藐中華而不備不虞也如是始有和議夷酋卽
飲大吏於其船耀示兵威招岸上士民上船縱觀其樓櫓

礮械然猶遣其黨累日掠城外備極慘毒登埤者多忿怒欲發而奉令不得以一矢相加是以日昨四大酋攜僕從三十餘人入城赴宴馬上四顧全無惕息之意驕橫至無可加是殆天欲滅其醜類故使之就死地而不自覺耳是宜因其藐中華而益驕之以盡隳其防明諭常川夷船之員弁偵各小酋主名與船隻大小之確數間日輒分別餽遺賞犒之密求能者精製火藥襍用飛炸鑽粘各機器錯置養火桶內每桶以重三十餘斤爲度本城官紳兵民率善漏言是斷不可與謀而調集城內之河南徐州各弁兵多健鷲尙氣矜不與本城兵民習其將領諒不乏忠憤解

事之人可與激發衆志者夷船至堅能禦我礮而火藥得入其艙則無不立焚宜諭可與機密之客將使各物色所轄以重賞募死士得二百人足以集事先使之襍擔負小民上船入艙以悉曲拆乃訂日復宴其大酋於城中而使道府副參分宴其小酋於江濱之靜海寺寺去儀鳳門才數十步去夷船不二里夷人所常至旣便此之入城又絕彼之疑慮各伏健者以伺便約定時刻死士藏藥桶於薪菜擔內上船卽發火健者驟起縛其酋船無主令人莫自保起旋逃避裝礮進命皆倉猝無可措手臨江埠上各乘高關礮以助勢出勁卒於太平神策二門以兜剿蟠龍山

賣糕橋白土山各陸寨之賊先期飛咨揚威將軍率兵由無錫出孟河參贊率兵由丹陽出操瓢港會於圖山檄運司在仙女廟木棚紮小筏數十載生蘆覆以沙截圖山隘口斷其走路咨安徽巡撫率兵由蕪湖下壓杜其竄擾必使萬逆同殲片帆不返矣乃撈積屍以築京觀俘纍酋以獻成功此真轉禍爲福振威雪恥不可必得之大機會也夷船悉焚所掠銀數千萬沈江中者召水手摸之尙可得十七八以償三年軍費較之撥帑集捐功效相百軍國安危爭此呼吸唯望有心國是者斷而行之而已道光廿二年七月廿四日江東布衣謹議。

英夷內犯沿海賣土薪蔬淡水勢不能不資內地至猖獗入江則尤不能不與內民爲市此策乃百發而百中者。竊志隴防爲白門城中一無防禦之具故須緩兵十日方能募死士製奇器耳若平日有備不必更爲此委曲也自記。

致祁大臣書

春圃先生大司農樞密閣下六月杪白門定計和夷急報到都下獨閣下伏青蒲哭排其議天下傳誦偉矣所知與有光榮已夫夷匪滋擾海疆疾比癰疥而調兵億計率望風潰走縱其猖獗然廣州之山原里義民被毒不甘集鄉

人殲其渠魁有司反爲逆夷乞命致留遺孽岷縣之沈山頭義民憤切同仇再破其火輪兵船夷匪不敢言復仇卽江寧人最荏弱六月中夷船初到漢奸結鹽徒二千餘肆掠各鄉花山住持率兩寮二百僧衆拒之山下立斃四五百人餘匪逃竄而四十八社村民追殺之殆盡是月杪夷船大集分遣陸路賊掠神策太平兩門外村莊據賣糕橋爲屯賊屯去嘉善寺不二里避難婦孺千餘匿寺中夷匪蹤跡至而其住持隻身持械迎敵於山門外馬步賊驚退閱五十日不敢再至寺前是草澤中固太有人在五月初吳淞接仗陳軍門授命牛督統河南徐州江寧兵二千石

戰而走夷匪舍舟登海塘追牛督河南遊擊陳平川率兩
外委三馬兵斷後開放虎蹲百子小礮五門擊斃塘上賊
百餘賊下塘避礮牛督乃得脫時各營軍械皆棄唯陳君
所部無遺失牛督跳回江寧急調陳君入衛陳君駐江寧
城內月餘見夷船有機可乘力請一戰不可得氣忿成疾
調治痊復乃領衆回營是軍官中亦未嘗無人也患在封
圻節鉞不知既不求知者復不用甚且扼塞其志意沮遏
其忠憤以餒吾士氣而張賊威耳夫節義本於民性

國家恩德在人當軸誠能反其道而用之祓濯英俊申明
法守往者誠不可諫來者亦何事不可爲乎唯是軍興三

載經費支絀已甚。雖各省水旱間作，民生迫蹙，司利權者固無不知也。然持籌以策府庫之盈虛，殆無暇更計及閭閻凍餒矣。然粵閩江浙之已事，近賊者輸心導引，遠賊者聚黨搶奪，是伏莽莠民未必僅在竝海也。從來官民相仇，皆斥培克。此時若更薄保障而崇繭絲竊恐，驅良民以資莠，且迫智勇之困阨者爲之謀，主選鋒可不爲之寒心哉！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自古急國多矣，然有善者則變急爲紓，是必能審察輕重緩急之故，固結民心以迓天和而馴致此效也。世臣歸田之後，有公書告帖刻本二紙，專恃賣文爲活，其不欲更與人世事明已，側聞閣下亦

心救世。又有一日之雅。故敢悉其狂愚。唯垂裁察。豐城傅
蘓。字蜀門。客遊粵東。爲官紳練健勇三千。技藝紀律冠絕
營伍。是亦草澤中之一人。其未有見者也。爲友人牽率入
都。附奉此檄。想有以拂拭之。諸唯爲國爲民。珍重千萬。道
光壬寅十月十八日。江東布衣包世臣謹狀。

致前四川督部蘇公書

鼇石先生節使年大人閣下。前此出守吳門。世臣適旅部
下。採聽政聲。深仰清德。徒以謹守無介之義。又不欲使雲
汀芝楣爲先。是以迄今未得一望顏色。本年夏杪。聞閣下
有海外書生之刻。上徹

乙覽者舊復起望風欣怵日昨晤謝果堂同年說及吳中
得謁閣下有一轟千古之策雖以譎言示意足想見忠憤
氣填膺也欽慕無可言似英夷不靖事機早伏戊子歲姚
亮甫先生起陳粵臬世臣移書爲言英夷踞新埔并召集
嘉應州失職士人必有邊患思患預防爲事尙易姚公以
呈李節相笑爲迂怯及兵事已兆林少穆督部佩大臣印
赴粵取道豫章召至舟中委問竟日世臣大指謂止濁必
澄其源行法先治其內林公誤認治內爲懲犯禁之官澄
源爲絕土來之路相持累歲竟成邊釁次年楊果勇佩參
贊印過豫章世臣時尙待辯下願荒寓世臣意主撤關絕

市以激諸夷使之共攻英夷自効乃以通商減稅爲酬果
勇則謂通商爲東南大局然必欲爲世臣籌轉身世臣心
感之而非本意也辭之力止面授筆談爲別及廈門失守
信到豫章世臣測夷人必仍回定海漸及寧波乍浦上海
入大江以絕運道急附遞致書魯山督師諷其移重鎮
守圖山信到不旬日而定海復陷又十餘日靖節遂死事
旋聞

授鉞揚威容瀾止侍郎襄事起陳雨峯軍門於家瀾止都
中夙好雨峯忠赤有機畧締交尤久卽馳書二公諄以圖
山設重守爲囑今年春初陳沂州晉恩奉揚威飛調過豫

章枉顧詢事。世臣爲繪圖山圖貼說以防守之方甚具。而皆不報。以致夷船直抵白門。督府自吳淞跳回。急調各省兵入衛。數已逾萬。分派儀鳳神策定淮石城三山太平六門。又別駐策應兵於清涼山鼓樓兩處。共八營。皆在城中。世臣徧過其營。訊問士卒。唯河南及徐州兵尙有氣。可鼓而領兵官。唯河南總統遊擊陳平川字靖宇者。老於戎行。勇而尙義廉而輕死。因與締結。夷船駐城外久。世臣所居左右小民擔負上船爲市者。日數十百輩。言船上情形甚悉。至七月二十二日。夷酋入城赴宴。街鄰往觀者如堵。世臣詢悉一切。私謂夷逆驕縱。至是有機可乘。連夜爲殲夷。

議一篇而無可與言者泄之則禍及而無濟於事乃袖稿以商陳君陳君最爲督府所器立即上謁而不見採錄是殆氣運所使非盡人事之失也今者城下之事已成既往追溯前此失守各處皆以空城待賊蹂營盤掠糧臺拆焚衙署搶奪行道皆非夷匪所爲民情不附如此此其可慮實倍蓰於夷匪寒盟也故居今日而言補救唯在收攝人心物色人材而已收攝人心者結良以化莠省刑薄斂以固良民之心則莠民無與助勢物色人材者舉強以勸弱吊死問疾以作強者之氣則弱者有以自立若徒任鉤距以鋤莠民恣鞭撻以迫弱兵是速之瓦解者也閣下再秉

節鉞是指顧間事。世臣幸托同譖。故敢錄議於另紙。賜覽及之。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將來大昌儒效。爲

國家留千里乾淨土。世臣或得託帡幪爲農夫以終老。是爲厚幸。世臣年幾七十。壯志久隳。前此疊致書於當路者。以食毛踐土之義不能自己。又承諸公相賞風塵。所知不敢不盡。非以自爲地者。其說皆不幸而言中。文多不及錄。呈現在專。以書文售字爲生。初抵白門。有公書告帖二紙。附博一粲。亦藉明鄙意。次兒家丞不能如世臣之守貧樂。饑以本班需次。吳門昨接來信。知以年家子晉謁備蒙訓迪。并以伸謝。卽請鈞安。臨楮神馳。伏乞垂鑑。道光廿有二

年十一月望，世臣再拜狀上。

致徐侍御書

松

星伯尊兄侍御閣下，側聞入臺數日，即以封事論夷情，雖道路莫能詳所陳者，然以閣下研究閱歷，自必虜在目中，竟入夷務包爲可惜也。昨見董雲舟給事八月初摺稿，幾有胡銓之風，足比金陵山川而一洒之，唯於機會決不可失一節，尙爲疎略。想老成碩畫，必當周密，無此罅漏耳。世臣六月初抵白門，時夷船尙未至京口，而城中文武官眷早空，紳富紛紛逃竄。世臣獨洒埽庭內，課諸孫誦詩，作五言十韻，且有轍行周道，幽草玄且黃，云何望重喬，不聞歌

續裳陵苕藻青青悠遠信不皇涉波白躡豕離畢知月行
雪消因見睨傳天鳥高翔薪柞析其葉誰與陟高岡新田
可采芑美地况中鄉右有後左宜漢監豈無光冽泉浸獲
茲詎見墳首牂伊誰樂吾心瞻言顧隰桑是月下浣夷船
大至金陵城下而官紳以牛酒迎犒者交午江中小民以
薪蔬芻豢上船與市者日以千百爲輩至七月廿二日夷
酋初次入城赴宴世臣察其機有可乘因爲殲夷議一首
商之忠勇有識之河南統兵官密白當軸而竟不行如所
議不過費五六萬金必使之片帆不返且可盡獲其擄掠
之貲以償三年軍費說既不行世臣念夷船近在肘腋城

中吏民多外向此稿一泄則禍必及身及夷船退又念夷船再入大江事屬必有存此議可爲後圖是以謹藏其稿不以示人閣下心乎

國是故以奉告仍不敢錄稿奉質也現雖防兵盡撤而厝薪烈火有識共知則莫急於訓練積貯告匱夷欠限緊又莫急於征斂世臣竊謂一事固急而尙非其至者民情攜貳宜急所以維繫之兵氣渙散宜急所以鎮一之維繫散民在用良吏鎮一懦兵在親選鋒若以憂貧而勤繭絲起弱而恣鞭撻則委而去之舟中皆敵國孟吳之言未必不驗於今日也

國家愛民重士二百年無一虐政而士民所以爲報者乃至此極是豈畏義畏法之良盡汨後起練心用衆之術竟絕前識乎亦唯在上者重氣節敦廉恥以大示轉移之機已耳說者謂勢迫載胥而論侈上理旣迂濶而遠事更紆緩而無及然陽格天不旋日之謂何及今不爲仍前苟且抑將伊於胡底乎當京口初破而桃北遂決日前冬至之夕自酉至亥雷電風雨五陣繼作有如炎暑又物當乙丑震動金庫真無敢戲豫無敢馳驅之時也世臣自豫章返白門有公書告帖二紙附呈一覽知其無意人世事而復爲此言者實欲閣下深察情勢與同志諸公戮力不退轉

世臣庶得託身農圃以盡餘年耳伯昂漢生二公皆貴而
好學心存世道之君子不及另緘晤時出此書同覽可也
昨接臥雲書有與蜀門要緘乞確致之蜀門心力頗可用
其招同入都之李春臺遊擊亦有意與軍官中不可多得
者諸唯爲道爲民珍重千萬道光壬寅十一月望世臣頓
首

上安徽徐承宣書

節民包世臣謹再拜狀上訪嚴先生太公祖方伯閣下上
年五月晉謁薇垣備承訓迪世臣欲爲避地計而陳奎雲
舫太守人材可依閣下力任汲引至李公際會之隆英夷

擾攘之驟則皆非所逆料然大庇歡顏之宏願固無歉也
六月望後吳淞京口之兵節次調集并本城滿漢士數幾
二萬分爲八營而城外要隘當守之處並無一幕世臣青
鞋布襪徧歷八營唯河南兵有慷慨輕敵之言各省軍官
亦唯河南總統陳遊擊平川身經百戰勇而廉能得士義
憤形於詞色因阻締結七月望日三大老赴夷酋召京口
被擄士人因得放還丙蒙古貢生清瑞係舊相識備述在
夷船三十一日所見聞始悉夷情廿二日夷酋入城赴第
一次宴世臣見其機決可乘而陳君能任事密爲殲夷議
袖商陳君上院轉呈而主者執和議可成不宜失信夷人

爲說陳君氣忿吐血一病幾殆八月十二日購銀全輪抽
退有日而佛郎西兵船忽至英夷供給甚謹邀同遊眺者
半月始退佛夷猶迺後緩行沿途登岸至重九始盡出海
殲夷說旣不行世臣本欲毀稿唯以英夷此役兵半假之
與國見此弱形難免生心况佛夷無故遠來必懷叵測誠
恐深入長江事或再有夷人大船載兵二千糧糈卽充薪
蔬必藉內地且戒山原里沈山頭兩次大敗於鄉民斷不
敢上岸肆掠逆夷送死終必在此是以仍存此稿以俟來
者八月廿四日三大老餞夷酋於正覺寺璞鼎查執耆宮
保手言破吳淞後卽定計至南京先遣火輪船入探江勢

上至蕪湖者七次。是上江形勝。半在夷目。加以至日雷雨大作。上日大霧。纒路長星見。畢參之間。月許均非吉占。故錄稿呈教。或可備一朝緩急之採擇也。白門城堅池廣。山深林密。至易守。惟城中無七日糧。不能自固。夏間遷逃十餘萬戶。費貲既數百萬。而出城遭掠甚多。遷回無不病者。共切悔恨。又共謂夷性反側不可恃。深憂再來。而滿漢兩標兵無一可用。世臣每遇守土者及紳富。皆勸其諄論積穀。使城內有半年食。又告當路檄外營。選身手壯健口齒明白者。百之二三。以原餉送轅。爲親兵。藉訪各郡縣情勢。以備倉卒。並飭遊都以上統兵至三百人者。各挑十一存。

營爲親兵使遇事有所倡勸聞者皆以爲是而莫肯採行
皖城情形似亦有同此者故并獻其愚世臣自返山時卽
出告帖以賣文售字爲活屬遭亂離人鮮需此幸無攫席
之劉父尙給饘粥刻本二紙附呈一粲所望勲猷日茂使
故里士民共仰生全私心翹企不能自己臨楮神馳意非
言悉道光廿有三年三月望民世臣謹再拜狀

男

誠家丞

孫希

號魯

希

廉

校字

安吳四種卷第三十六

齊民四術卷第十二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兵四

白將軍軼事

將軍於乾隆之初以侍衛任江南都司大學士尹文端公
爲節使奉

旨裁汰江寧京口駐防文端心知旗人藉錢糧爲生少不
公輒起物議召將軍至密室諭曰江寧吾自爲之京口事
以委若將軍請進止文端曰年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
汰之毋弊混將軍出三日復進見文端曰若尙未行耶將

卷三十一
一
軍對曰某已畢事敬繳令文端問裁汰幾何將軍呈冊籍曰皆不當汰文端曰豈無一人在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乎將軍跪白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約有十之四某皆增損其年齒以稱中堂意是以得不汰文端怒將軍曰中堂請聽某畢辭我

朝幅員萬里貢賦歲入豈不能贍此數旗人耶旗人不着于四民之籍汰之則強壯者爲盜賊老弱丐徒而已京口當衝途外藩朝貢經過者不絕若必裁汰旗男姑勿論旗婦章服殊民人滿街丐乞恐有傷

國體爲夷使所笑文端泣數行下手扶將軍起指其座曰

此席當君居之吾何人而竟忝竊耶遂切疏論罷其事後廿年復汰駐防至今猶有旗婦丐於江口者牽路人衣且哭且語傷不能再遇將軍也將軍任揚州游擊有通州奸人告海外沙民謀逆有狀文端檄將軍率已部先往將軍卽具文乞病假閱四日文端至揚命昇驗辭以劇不可風文端信將軍不避事而不解其意遂行抵六關將軍上謁文端曰故未病耶將軍曰某何病某度沙民必無他以兵行必驚擾或生事某單騎馳往廉察仇怨所自起召其父老諭令指親串之住內地者傳集訊驗取切結三百紙并帶曉事人數十名馳迎中堂文端握將軍手曰吾故知君

能了此事卽集眾諭而遣之。置告者於法。沙民安堵。揚城
爨薪藉江蘆。每束有定價。以四時分溫。枯斤重亦有定數。
而文武各署爨薪皆取之柴店。不給價。柴賈剋扣斤重。包
雜草蒲以爲奸。將軍旣視事。節制文武各署。不得取官柴。
過柴店抽柴束拆而秤之。柴色斤重有不符者。輒予杖。而
飭改捆將軍念柴束來自瓜洲柴苑。而江防揚糧兩河廳
承辦緯道防風皆派柴苑輸工料。歲賠累以萬計。遂白文
端罷其差。文端感將軍言。奏請悉裁革。徐淮揚三府民料
工需由廳員平購。民困以紓。揚州大旱。故事禱雨無與於
武職將軍。素服至龍王廟。長跪階石上。自暴三晝夜。旣大

雨而階石遂有兩膝暈揚民至今以爲將軍至誠能穿金石也將軍累官至漕標中軍副將以漕運總督毓奇事華應投劾解纜僑寓於揚去官揚州時已十餘年日乘馬出夫寧門登梅花嶺童兒戲於門者爭爲控馬傳呼又十餘年以沒將軍之身將軍以乾隆五十五年卒至嘉慶十四年練揚民思之不置籲請祀將軍於名宦祠旣得

賢將軍之長子身清以縣知事需次揚州先期作主而揚民昇學家祭在重排塞通衢不能行主旣入祠揚民男婦泣爭請將棺重及學宮門至不能闖揚民誦將軍之言曰

將軍則民樂善則民樂

樂善彌不樂乎將軍工詩善草書人爭弄藏以爲祕玩揚
州士人臚將軍之政績於公牘又文人學士爲傳誌詩頌
者不下數十百首大抵皆述其緝捕救火戢士愛民與武
勇無敵而已至其大節顧闕畧不備余容兩江節署有老
材官言之娓娓余調驗公牘參以輿論紀其略如右使後
世知將軍實通達人情治體之原而爲資格所限不能盡
其才爲可惜也將軍諱雲上字秋齋姓白氏河南河內人
次子守廉庚戌進士官合肥知縣以拂上官意罷職守清
會署餘東隣興場鹽大使所至吏民皆以將軍故稱其能
守職也

高文端任兩江時將軍已爲漕標中軍文端納江寧謳
者陶於節署有二子安徽巡撫廣厚吏部侍郎廣興時
江寧布政亦陶姓認陶氏爲姑母文端遇之如內姪適
文端奉

南兼署江西巡撫當往豫章調將軍署督標中軍將軍至
卽勸弁役不得從兩公子出署陶生辰布政率屬餽壽
禮將軍又拒之陶與兩公子啣之甚文端返臨死轉哭
訴文端笑曰雷爲汝不能管教兩子故煩白君汝不以
爲總制及戚之真是小家汝不知大體也待將軍益厚
及將軍死病交臨切責漕督不能爲

國家惜人材文端在兩江願留惡聲然視此風度數十年

曾誰爲繼耶故附記以告觀者

六十五以上十歲以下者汰之係據印檔人文

然心不解其所以然僕他文紀事心
不了然則不以人文唯此條爲異也

給事中谷先生家傳

先生諱際岐字西阿姓谷氏雲南趙州人也其先世隸江
南合肥始遷祖原一於明初從黔寧王入滇以功授指揮
占籍趙州之景東衛名所居曰谷旗營子孫家焉遂爲州
人曾祖逢年妣劉氏祖懋勳州學生妣張氏考茂國子監
生妣葉氏以先生官翰林恭遇

純廟七旬萬壽

特旨得封贈三世先生幼善病然英異好讀書常擁被篝
燈達旦不寐成童補州學附生弱冠以選拔廩生中式副
貢乾隆甲午秋試後遍閱同人文謂同州生師範必第二
師君亦謂先生文必第一同人不許已而果然滇中士人
至今豔稱之乙未成進士改翰林戊戌散館授檢討與校
國庫全書同考庚子禮闈得士多知名兵部尙書萊陽初
彭齡漕運總督夏邑李奕疇其尤著者也辛丑乞假歸侍
葉孺人疾旋奉諱既葬以雲貴總督富綱聘主省城五華
書院遂迎國子君至省就養國子君有足疾每夕必滌濯
衣衾親進巾區三年無少間國子君卒於書院先生徒步

九百里奉櫬歸喪葬盡禮士林以爲式先生主五華三年
從遊士且三百而癸卯丙午兩秋試得雋者至五十四人
故滇中名流大半出門下滇省附城有六河淤塞山水發
無所洩民甚苦之先生自於富公浚治如法數百里以無
水患先生自甲辰奉國子君喪歸里積勞成怔忡養疴本
州之龍華山寺十年及乙卯稍痊入都起原官嘉慶戊午
冬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川楚自丙辰春教匪跳梁糜爛數
省先生遍就秦楚蜀豫之士人人入都者詢問其由筆記成
帙參考其虛實旣灼知逼變之始因賊吏藉端誅求過甚
而滋蔓之故則係督撫畏葸扶飾養寇糜餉旣居得言之

地必効其職將屬稿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具疏禱於前
門闕廟其詞曰川楚邪教滋擾稽誅三載岐之愚昧竊爲
安難民而招獷賊之計以期早息爨端恐言不當理誠難
格天祇取罪戾無益於事伏望神鑒啟佑岐衷使言切事
情得蒙

聽納遂于己未正月十二日具奏其略云臣竊惟

先帝臨御六十年聖武神威萬方震肅固由主將仰承
睿略奮報

鴻恩成偏裨衛翼同心協力以助成功也竊見三年以來
秦晉鎮節下討邪教川陝先責之總督宜綿巡撫惠齡秦

承恩楚北先責之總督畢沅巡撫汪新均

覩之如腹心手足而乃釀釁於先藏身於後行營到處止以重兵自衛裨弁有奮勇者又無調度接應甚至以賊入他境暫稱安息由是兵無鬪志川楚傳言有賊來不見官兵面賊去官兵才出現又云賊至兵無影兵來賊沒蹤可憐兵與賊何日得相逢前年總督勒保至川大張告示痛責前狂辦理之失各省傳遍是其明證畢沅汪新相繼殞逝復以楚北任之總督景安今宜綿惠齡秦承恩縱慢于岩景安怯玩于左勒保縱能實力勦捕有生擒逆首王三槐之能而陝賊尚多楚匪起滅無時則勒保終將掣肘曠

曰欽惟

先帝征討緬甸萬里外

照見大學士楊應琚挑撥掩覆之罪立

予拿問另

選名將卽速班師今宜綿惠齡秦承恩曠玩至三年之久
早應革究止以欺罔未著尙荷

寬典而轉益懷安仍任賊黨越入河南盧氏魯山等界最
委難無吞餉聲名而罔昧自甘近亦有賊焚掠襄光各境
銅塢等所不容檄令軍營中用副封私札商同軍機大臣
改壓軍報供據魁被雖由內臣聲勢所致而彼等之倚附

覆債情更顯然揆以厥罪維均之法一體拿問原屬罪所
應得卽欲暫留効力而欺隱熟慣亦終不肯使前愆盡露
應卽請

旨懲究另

選能臣與勒保會同各清本境其搗頑巢則軍令風行賊
匪必將授首請戮抑臣更有請者川楚陝西比年發餉已
及數千萬聞其軍中子女玉帛奇寶錯陳而兵食反致有
虧其載贓歸北還南風盈道路甚至內臣有與其請餉無
如書會票之嘲語前經

先帝嚴究軍需局查出四川漢州知州與德楞泰報銷五

爭多寡及楚北道員胡齊喻侵餉至數十萬一則追賠一則拿究二案已確他屬類此者必多昔

先帝當金川奏凱後辦理軍需銷算至

謂上方有天況今之無功吞餉自屬天理所不容尤宜請旨急易新手清釐則侵盜之跡必能節次破露無致終覆不但兵餉與善後事宜均得充裕而轉瞬銷算亦不敢牽混已臣愚昧無識罔避嫌怨敬承

詔旨令得封章密奏用敢據實參劾伏乞

聖鑒闕日又上奏具曰臣伏讀

諭旨教匪聚眾滋事皆以官逼民反爲詞殊爲憐惻仰見

我

皇上燭照矜全，臣民聞之無不感泣。查教匪滋擾，始於湖北宜都縣之聶結仁，而聶結仁之變實自武昌府同知常丹葵苛虐逼迫而起。緣自教首齊麟等正法於襄陽府後，匪徒各皆斂輯。雖節經奉查劉之協與餘黨類亦不許張皇牽累，節外生端。而常丹葵素以虐民喜事爲能，於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內委查宜都縣境，一意苛求。凡衙署寺廟關鎖全滿，內除富家嚇索無算，及赤貧者按名取結，各金納錢若干釋放。其有少得供據者立與慘刑，至以大鐵釘生釘人手掌於壁上，號慟盈廷。或鐵鏈排繫多人，足骨立

斷若情節尙介疑似則解送省城每一大船載至一二百人堆如積薪前後相望未至而饑寒擠壓就斃大半浮屍於江餘全歿獄中亦無棺瘞居人無不慘目寒心聶結仁係首富屢索不厭村黨始爲結連拒捕尙未敢逞犯而常丹葵不知急自收斂撫慰轉益告急以致宜昌鎮帶兵突入遇害由是宜都枝江兩縣全變而襄陽府之齊王氏姚之富長陽縣之秦加耀張正謨等聞風併起遂延及河南川陝日甚一日聶結仁平後官兵勦秦加耀於長陽縣之黃柏山常丹葵隨行賊人首欲得彼甘心追擊將斃得鄉勇救脫遂托病不敢復隨至今人皆呼爲常鬼頭此名各

路傳知謂其爲殘害生靈之罪首也他如兵破當陽縣城時於鋒刃流亡中猶忍心搜剝難民懷挾及居人存活財物借解往軍營爲名全歸入已尙其餘事此臣所聞官逼民反之最先最甚者也臣思教匪之在今日自應盡黨梟磔而其始亦猶是百數十年安居樂業人民究何所求何所憾而甘心棄身家捐性命挺走險峻耶臣聞賊人當流離奔竄時猶哭念

皇帝天恩不置縱復連駢檻戮亦爲鬼知罪殊無一言一字怨及

朝廷向使地方官知體布

皇仁察教于平日，撫弭於臨時，抑或早防事端，少知利害，則何至如此？彼荒裔如緬甸、安南，猶歸命輸心，恐不速而謂此腹地中淪肌浹髓之輩，忽亦變生疇，其忍信臣所以爲此奏，固爲此等官吏指事聲罪，亦欲使萬禩子孫，知我朝無叛民而後見。

恩德入人，天道人心，協應長久之昭，昭不爽也。今常丹葵逞虐一時，上厪

聖仁，下殃良善，頒師發餉。

盼捷三年，罪豈容誅，猶幸此情，今得

遠聞，自難使首禍之人，終歸脫漏，應請

飭經略勒保嚴察奏辦又現奉

恩旨凡受撫來歸者令勒保傳喚同知劉清問及川省素有清名之州縣將綏緝安插之處悉心妥議奏聞是不但開萬人生活之路且啟億載安定之基則楚地中曾經滋擾者亦應需員安集臣聞被擾州縣其中逃故各戶之田廬婦女竟多歸官吏壓賣分肥是始既不顧其反終更不願其歸不知民何負於官而效尤醜忍至於此極若得懲一儆眾自可羣知洗潔宣奉

德意所關於

國家苞桑之計匪細也兩疏相繼悉荷

采納尋擢禮科給事中稽查南新倉巡視中城雲南鹽法向係官運官銷日久因緣爲奸將井出淨鹽四十斤攪和沙土六十斤爲一石按口比銷居民生子女卽計口而病故數十年者不除其籍又牛一頭比人三口其牛轉賣則旣科買者而已賣之戶亦不除民備課市鹽不可食率繳價而棄鹽於署前價稍不足則刑求至苛急民不堪命及嘉慶丁巳又以威遠調取民夫里長辦實夫已齊有司忽改爲折價每名索銀三兩五錢則釋放後又徵實夫并將鄰邑接濟長夫羈押勒索遂使迤西道屬數十州縣同日開署將管鹽撥夫丁役挖目剝腸幾至戕官迤西道李

亨特聞變馳往出示禁革科鹽派夫諸弊眾始解散數月後漸捕獲爲首者解省研鞠經歲撫臣止以鬪殺擬辟不肯將配鹽派夫激變之情上達獄旣成官吏飢法如故先生去滇萬里廉察得實遂上奏略云臣查滇南產鹽各區惟黑白琅三井最大行遍迤西南各府歷係歸州縣官運售不但課款有制而官吏資其餘潤辦公亦得均平充裕近則私行加額加課任意短秤倒收腳價剝削太甚其加額之法係與并員私煎及壓買竈戶餘鹽私派各州縣轉賣繳課入已此與奉文代別屬行銷者無干而各處官店發鹽任意短扣積零成多額又浮至大半有餘至收課時

暗折明增十復加五更有民間備本自運而亦照數徵收
腳價者此外積弊尙多各屬情形亦不一大約正鹽一倍
課幾化作三倍歸販戶銷者則販戶倒懸歸丁糧及烟戶
銷者則貧民擾累又竈戶因官發薪本平色大扣以至交
鹽時墮欠攙雜變產革丁受累尤甚民財止有此數得則
歸囊欠則歸公

國課民財必至交困此行鹽之弊也至滇南夫馬厯係出
自烟戶與額設堡軍惟

欽差及督撫學政提鎮司道與本管府州縣通用從無違
悞自

大兵征緬甸始添派糧夫設立公局凡奉差過往一體應付係專爲軍務而設凱旋之後遂以徵調爲尋常公局爲利藪一切過站者皆以公事假名做情指一科十呼擾百端若果有公出大差則包串私派派夫少則至千多或近萬派馬少則數百多則三五千不等凌虐奔守各情形難忍盡言更復折價分飽層層朘削其非軍務而動從糧上普折者追逼尤猛又有不奉明文而私藉採買米穀折價入已者閭閻展轉賠累難堪此外雜派名目不一而足雖有大吏示禁總以具文相視凡此皆官吏通同朦混所爲也臣聞嘉慶二年滇中百姓與州縣管鹽之官親長隨畫

役及素管夫馬公局之各頭人構怨報復俱有痛不忍言慘不經聞實跡且近省及迤西一帶幾五十州縣不約而同誠邊省從來未有之大變雖經大吏出示曉諭有累民諸弊政卽當爲爾等禁免之語旋卽解散而隨後復另造拒鬪傷人別事大

奏官則參處民則分別正法固亦足以彰

國憲而懾人心但終未將此數項起衅弊端陳明禁止使罪犯雖明而禍根仍伏至今官吏慙不畏法旋改旋復巧取更工彼此猜怨交含不識養癰至於何日臣查夫馬採買原有舊例明白易守無過禁其設局濫派折價私吞與

非軍務永不許從糧上科派已足便民其鹽斤則每秤均有羨餘官得餘勛辦公販得準勛出課是以從前只用鋪販課並無虧近則迤西一帶因販賠多而官課欠改派地糧烟戶或大戶行銷法逾改而取逾多不清其源徒益擾累至加額加課倒收腳價則從來所無數無底止自宜永禁其有自運未領腳價者則納課時即將此項扣去毋令倒交如此行之自爲妥善若滇鹽亦可如別省辦法則在大吏相機妥畫今我

皇上乾綱整飭大憝已治內外肅清臣惟有籲懇

天慈密

飭查禁使諸弊之已革者永遵未除者立止但得上下相安官民兩便誠邊氓萬萬載無疆之福也奏上奉

旨交滇省督撫查辦時撫臣內用總督富公兼撫篆以滇省鹽法宜改以便民復奏奉

旨交議而舊撫臣在都欲沮其事先生再疏籲請詞不錄未幾富公丁艱去官

上以交新督大學士書公會同新撫初公核議初公居門下久聞此事于先生甚悉卒以富公原議稍增損之定爲竈煎竈賣民運民銷至今便之王戊以奏劾長隨蔡永清僭越勾通朝貴事失實鐫級降補刑部員外郎丙寅選本

部郎中保送繁缺知府庚午引疾歸里行過揚州兩江總督百文敏公兩淮鹽政阿克當阿延先生主講揚州梅花書院之新設孝廉會文堂揚州卑溼之鄉土氣恇怯先生謝絕勢交生徒進問者唯言熟讀宋五子書反質諸身之所行而已客揚州五載以乙亥十二月五日卒於樗園年七十有六配楊宜人生子曉歲貢生皆前卒女子子二人長適楊汝梅次適蘇均繼配劉宜人生子二昌暄劉宜人產於北未嘗入滇昌暄皆幼漕督李公鹽政阿公議暫厝先生之柩于揚州而資劉宜人攜昌暄入都依初公俟成立後扶櫬歸葬揚州諸生徒共爲卜地于城北之紫竹庵

側素衣執紼異聲同歎可謂生榮死哀者已名流先達多
萃江介惟桐城姚姬傳先生主講江寧之鍾山數十年粹
然不立崖岸而無瑕可指不媿人師自先生至揚州論者
始以爲德之有鄰也先生之學以自守爲本有用爲宗不
尙談說而詞旨清穆可誦爲有德之言前有五華講義若
千卷版行于濱在揚州選刻大儒詩鈔若干卷其他詩文
多散佚性耽作書出入於平原眉山而得其渾逸稿草不
經意者爲尤工云

包世臣曰給諫以言爲職言有三體條列謀猷爲奏議匡
彌君德爲諫諍培植擊權要爲彈事夫人告順外者奏議也

避人焚草者諫諍也。至於彈事，則古人對仗讀白簡公事，公言機不可遲，而事不尙密。

今上親政以來，言路大開，諫垣一得之詞，多蒙

采擇，而又潛消黨隙，保全善類。

睿慮周詳至矣。先生居諫垣，直聲最著，而所親莫得見其草本，凡以仰體。

聖德，人臣恭謹之義也。先生以辛未夏至揚州，世臣僑寓同城，甲戌春始得謁，備承嗟賞，引爲忘年交。因議鹽法，至滇省，世臣謂初公改滇鹽一舉，德在百世。先生乃言其始末，世臣旋就食海州，比返而先生已物故。時先生之甥舉

人蘇城來護其喪因囑蘇君出遺篋其檢奏草大半斷爛
本可讀謹就手稿完善稿末有上奏月日者撮其要著於
篇其己未正月指陳月選籤掣之弊與安撫難民之法兩
稿雖完具皆不著著其重大者而以手稿屬初公裝池謹
藏至昌喧成立而歸之使後之論世者有所攷焉

清故江安鹽巡道署江寧布政使除名戊伊犁放還漢軍
朱君行狀

曾祖天爵字允修山東兗州府知府 誥封光祿大夫

祖倫瀚字涵齋副都統署理侍郎 誥授光祿大夫

父孝純字子穎兩淮都轉鹽運使 誥授朝議大夫

正紅旗漢軍吳必慶佐領下朱爾賡額年六十五行狀。
君姓朱氏源出故明代藩中葉脫屬籍居山東歷城爲歷
城人其世次不可紀君上世名永安者宦遊遼陽遂家焉
其孫以天命中入漢軍隸正紅旗四傳至侍郎以書畫名
天下族始望都轉傳家法尤工詩古文辭師事副貢生桐
城劉大櫟才甫得其傳曰爲諸生時都下老宿皆納交與
京堂桐城姚鼐姬傳編修鉛山蔣士銓心餘知府丹徒王
文治夢樓尤厚應鄉舉卷出王君房填榜時監臨主試同
考見其名驚嘆曰此卽爲萬山青到馬蹄前者耶其爲時
流所重如此君爲都轉長子原名友桂字丹崖及充滿章

京直樞密

高宗雅不欲旗員同漢人命名都轉擇滿文可連姓成語者爲改今名以漢譯之爲好古字之曰述堂君又別爲號曰白泉故天下皆稱朱白泉云君自爲兒童時卽與仲弟廣東候補道朱爾松額以穎悟稱都下都轉出令四川歷山東江南君皆隨任才甫姬傳心餘夢樓與才甫之高第弟子欵孝廉方正吳定殿麟皆至揚州客都轉署君從容贊難疑義作爲詩文書畫皆取法高得古人之意然非其好也常登山臨水弄潮走馬挽強貫微又好奇門六壬風角諸術亦復耽禮悅淩聲澗意之所至輒傾倒無餘唯欲

多上人，擲掄儕輩於顯要，無所屈服。然能急人之急，推解無德色，覆家貲至大萬，以是爲友朋推重，而媚嫉亦隱伏焉。君旣成童，以川運餉急，都轉爲援例，得主事弱冠籤分兵部，爲管部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文成公所器，入直軍機處，洎授武選司，洊歷本司掌印郎中，薦列一等。乾隆五十七年。

簡放江安督糧道，督糧道署駐江寧，與總督同城。時總督蘇凌阿所用閩人爲大學士，忠襄伯和申舊隸，頗恣睢用事。蘇公以伯相故，加意優容，羣僚屏息。君廉得實蹟，入白蘇公，出命健卒，猝而遣之。旋從蘇公至安徽太和縣查辦。

逆匪劉之協時新授安徽巡撫陳用敷自都出經定遠縣
聞縣民任枝常茹素遂籍其家得彌勒佛像又得新舊雜
帖二事上署出錢人姓名除重見者共得百卅人陳公據
以爲從學彌勒教之根基錢悉捕治逮繫之有

旨飭蘇公會鞠蘇公故倚君時刑部侍郎宋鏞以安徽道
署按察司事與君善君與宋公檢核二帖名既重出不類
根基錢簿因廉得任枝家有婚嫁事先後籍錄賀錢人姓
名故紅帖若簿記遂平反其獄全活男婦以千計六十年
春太和獄竟遂留安徽署理布政使事是年冬引疾回旗
嘉慶紀年病痊以母氏梁淑人年老有疾請改京職選授

戶部郎中時伯相張甚監奴劉全之女夫號檳榔蔣者倚勢奪民產訟於現審處同官望見蔣皆蹶躅不自安君叱使長跪掌責數十同官皆失色驚走君獨受其詞以白伯相有西賈利旗租地嗾言者使得與民人通買賣事下部堂司皆被惑君獨不肯下議賈啖以白金二十萬君正色曰旗人居積本微薄又不善治生若聽與民人買賣旗地不三年旗產且當盡吾顧利賈人金使二十四旗數十萬戶盡困饑寒耶時管部大學士朱文正公廉得其事驚爲希有值考察文正公以君自告改例不外用面奏君才守堪大受而以告改例不列一等人才可惜奉

優旨授廣東潮州府知府時潮州內洋有匪船六幫鳴張
日久又有閩匪朱蕢時來窺伺尤強黠君抵任卽周歷海
孺集村民爲練勇並商之本鎮今山東巡撫武隆阿得兵
一千沿海碁布嚴斷內奸接濟米水朱蕢幫糧絕改乘小
艇逼岸死鬪君率兵勇接仗四次疊挫其鋒朱蕢起梃走
臺灣六幫聞風膽落并力自保君相機堵剿六幫益蹙君
念匪眾雖多然真盜不過十之二三而被脅入夥者居其
七八不若開示生路以解散其黨羽必死之心卽以剿撫
兼行之策上與督今任直督那彥成那公以爲善三月之
間盜魁黃茂高許雲湘王騰魁楊勝廣黃德東關兆金等

皆受撫訐收得巨艇二十七隻盜黨一千四百二十六名
大小礮二百四十七位火藥千一百八十一斤器械一千
八百九十一事潮郡肅清君遂擇其強幹者三百餘人雜
之練勇而罷其餘歸田里時會匪巨魁李崇玉黨眾盤踞
惠潮山谷中而自率精銳數千人遊奕海上君因遣就撫
新練中之有才辨能道威德者誘之自投朱贛幫夥亦漸
有潰散來潮乞命者君適以梁淑人憂去職未能竣其事
嘉慶十三年服闋起官雲南曲靖府知府十四年廣東海
盜充斥東路則郭學顯西路則烏石二中路則鄭一爲三
大幫鄭一死其妻石氏號鄭一嫂領其眾鄭一嫂與部目

張保私通分十船與保自領別爲小幫而別幫小者多附
保遂與三大幫爲四而內與鄭一嫂合故中路尤強賊
入內港登岸恣剽掠官兵與遇輒敗衄前後戕軍官至未
數

仁宗乃命協辦大學士百文敏公以山東巡撫督兩廣當
君之守潮也文敏爲廣東巡撫知海事非君不辦請於朝
遂授廣東高廉道君既至文敏先期已奏署督糧道留省
垣總統剿辦洋匪事務君見海口各礮臺皆築於山頂以
期瞭遠然火路高匪船出入臺前礮子或自桅上過不能
傷建議留舊臺爲瞭樓而別建新臺於山麓使火路平水

面匪船過者發礮輒碎其幫匪鋒屢挫又飭並海郡縣嚴斷水米如在潮州時又偵得紅單船並海運鹽而匪船之篙篷纜索實資接濟請改鹽爲陸運而撤紅單船入內港匪勢漸蹙君乃招前所撫用首民使爲線人下海說郭學顯自崇玉就撫那公假以翎頂遣入都懸首菜市洋匪以爲被誣莫肯投誠學顯素聞君名又見舊受撫者故無恙遂首先從線人歸命君自文敏稍優待之以勸來者未幾鄭一嫂亦至保勢尤孤帥其幫數萬人抵虎門使線人入報請督臣親至海口得面陳乃敢投仗文敏召文武大吏會議莫敢發聲君獨進對曰危事不齒保自知賊官兵至

夥罪大惡極非郭學顯比。逕降恐爲李崇玉之續聚眾。既多現糧無繼。若拂其請。必上岸死鬪。去省垣才數十里。外居民百萬。蠶蠶有毒。可爲寒心。額請與署司溫承志中軍副將張紹緒從憲臺。盡撤兵衛。單舟逕詣。諭以恩威。必可集事。文敏曰。諾。卽具舟。君曰。是未可造次。今日請命南海番禺兩知縣偕線人至。張保船告以明日憲臺自來受降。方足以昭威重。且使彼籌熟而志堅也。翌日昧爽。文敏遂登舟。行四十里。見保列巨艦百數。杉板船數百。對排下旋。夾水道如衢巷。望見座船。賊艦舉礮以迎。聲震城中。城中人皆悸慄。登埠無人色。至午始逼。保坐艦。相距二十丈。

保請過舩君叱其使曰大人來海口受撫張保當登座舩
泥首乞命速歸報若仍驕肆遲疑則無死所矣迨晡張保
至舩舩將下杉板而返者三卒從二十人露及至君自文
敏命其從者悉登舟而獨召張保入艙張保自陳罪重難
赦願先解散餘眾自留精銳三千人配鉄力大舩三十隻
杉板六十隻至西路招烏石二不聽則擒之以功自贖君
侍坐遽問張保曰若須礮位幾何兵械幾何米糧幾何往
返若干月日礮械若自擇精好者報明配用米糧則大人
賞給若若既歸順便同練勇若據實合計稟大人候恩諭
文敏乃許給米三千石撫慰而遣之回船翌日張保遂交

船隻器械使餘眾上岸受撫而自帥精銳起梟出洋羣謂張保以乏糧求撫且其解散者大都罷弱今以三千精銳配用船械又精善更得米三千石必爲大患將不可謂無語四起君笑曰是不必以口舌爭至期張保黑誘烏石至至高州烏石二旣至而頗中悔文敏乃急誅之三路悉平烏石二者麥有金與其兄有貴皆居烏石鄉故有此合號也旣竣事君得拜花翎之

賜並先後優敘軍功加四級十六年文敏內召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南河減壩決口復出爲兩江總督文敏陛辭以君爲請

仁宗思君故官江南情形熟悉又隨同文敏辦事得力遂調補江南鹽巡道使得就近差委君以十五年調署南韶遂奉差押要犯交刑部以十六年九月差旋至蘇州舟次接調任之

命先是君以七月初至清江浦文敏抵任才數日以君係客官屬訪求南河真實情形文敏出都時于景州發手書延世臣至浦議河事于至浦而文敏方會河督陳鳳翔前往查看海口世臣因得遇君於旅館時李家樓始決水當由洪澤湖出太平河歸黃而太平河淤爲平陸湖口之東清壩外卽運河頭壩其金門深四丈餘比太華河低且五

丈而運河寬才二十丈并受黃淮勢必橫潰本管道廳議
大挑太至何使寬深以三十萬餉限一月竣事工員莫肯
任清江士民惶惑不自保君從容問策予曰於頭壩外接
長蓋壩逼溜北行則太平河之浮淤自去水來甚速斷不
能有月餘暇隙俟挑河工竣且挑成亦不能掣溜入黃是
棄三十萬帑金而從以清江淮安之百萬生命也接蓋雲
費不過萬餘兩十日可成救急先務無以逾此又泛論將
河興衰之故君穎悟絕人聞聲神解遂與予爲布衣交寓
五日文敏回浦予上謁文敏謝病予辭君返揚州君諄勸
緩行入詢文敏乃知文敏初至浪工員知延予主河事莫

不懼懼徧求中外與文敏締密者蜚語阻止之以十數君曰包君文辨絕人精善河事且忠誠廉介義形於色

主上洞識工員之不可恃故委任恩門凡能與工員色異同者正恩門所當吐握旁求者也今於千里外手書招至而以譏中沮恐天下有以窺淺深因以蓋壩事告文敏且曰此其略非包君不能詳也文敏領之又三日乃以色夜求世臣於旅館中指畫機宜文敏以爲然越一日遂偕至河口相度乃決蓋壩策八日而水至蓋壩將成太平河新淤刷如沃雪不數日槽寬二百餘丈深三丈清江民乃安攬君見蓋壩有成效乃買舟回粵行抵蘇州君謝曰棹受

事以九月至浦督挑減工中段引河未幾文敏札飭委員
遵照新定章程圍估葦蕩君復至浦聞浦上蜚語中世臣
者益多而世臣又以面辭文敏保薦之故忤用事人意內
外掣肘君遂白文敏延世臣襄其事凡所條議君輒以公
牘上之得施行者十七八文敏復檄君協理河庫勾稽錢
糧督籌葦蕩而

欽部事件及提審地方重案又輒委於君世臣檢例案核
估銷驗供詞比律意酌斟輕重批答申移常苦手目不相
及而君出查工入獄猶以賊隙集賓僚飲酒較射度曲
無匆遽之色君之籌蕩也知右營樵兵向無額人開採時

營員領帑下蕩蕩內弁目臨時雇募夫刀樵畢卽散弁目專其利而元目又爲灘棍所持以五糶料歸灘棍者什五六歸弁目者什二三歸不用者什一二營員朋分額餉而已前邑雖經專派道員儘蕩搜採才得柴十數萬束而正額常虧至過半君乃請以蕩內淤變不產柴之腴地每樵兵一名給地四十畝以爲兵基嚴驗年貌箕斗蕩始有兵又驗蕩內溝渠淤淺出筏難而採不及遠請濬舊挑新直達湯底時新築長隄水次隔在隄外爲請隔隄搬運經費又念每年搬運爲費不貲而樵兵雖得地畝無棲止房屋料種牛具終無實濟乃請棚廠牛具料種銀兩分給各兵

以後搬運過隄卽用官製牛具以垂久遠又念葦蕩營守備千把本係操營有兼管地方之責旣無衙署難資辦公是以常年住浦僅以開採停採之時兩度到蕩卽住弁目之家附蕩居民挾制欺凌情狀日變強取私偷不能禁止請申明操防舊例於偷竊官料案件聽其自理建衙署設儀從而地方事件應參處者仍歸廟灣營使得以專力理蕩蕩始有官文敏皆據稟咨行立案至今使之是年卽採足正額二百四十萬束又增採餘柴四百三十萬束查案分別遠近會同庫道詳明分派各廳以濟工用十七年四月採筏搬柴事畢營員出具收管陸續交船君回署供職

廳員奉派蕩料。例互購價沾潤較少。而灘棍夙昔以蕩料與廳員爲市者。彼此勾結。船兵又於中途改捆。交工時斤重或不敷。於是八廳知照。公稟院道。欲翻蕩局。文敏悉其奸謀。會河督飭庫揚海三道查訊。稟結。君復自省。至浦會同海道酌定採辦。十七年新葦。箍口爲二尺八寸。較舊增三寸。估右營得柴八百萬束。以奉委署江寧布政使事。未及估左營。先是三月初。李家樓將次合龍。各工無料。洪澤湖自仁壩掣塌。洩枯。水勢出禦壩甚弱。君恐黃歸。啟道正值桃汛。或致倒灌。派委沿途催提右營正料。先交外南廳。而船營把總錢永勝。押蕩料五十萬束。停泊李工。私到禦

黃壩與廠員議折交分數黃水驟至冲塌禦黃壩寬至三十餘丈運河幾溢君嚴飭錢永勝責令卽日提船扞壩自効乃得晝夜搶堵不至塌寬成事八月內切灘溜掣馬起營工大埽三十餘段殆欲穿隄廳員急截過境蕩船得料二十萬束源源廂補幸免衝決而十月內故河督陳公以文敏劾詞誣罔訴於都牽蕩事及君。

欽使以十一月抵浦查訊爲工員熒說所誤適有船營尾幫載料九百束無廳收受泛蕩河中三四月工員嗾使泊於洪福莊請

欽使查驗遂據以爲率凡自春徂秋取有工收報明廂做

卷三十六
三十
埽段之料三百餘萬束皆照此核算斤重君因文敏原參
陳河督之詞涉虛恐不能必全而獄無出路難爲結正願
以身任不加深辨遂被虛糜錢糧苦累樵兵之嚴劾遣戍
伊犁君素不習河事才數月而能通徹全局深解機宜十
六年冬南河總督黎襄勤公於海道任內督辦減工下段
引河於倪家灘迤下就挑河之土山堅築縷隄三千丈束
水攻沙首尾緣以格隄十七年三月李家樓合龍水至縷
隄內不能容格隄沮遏水頭上游聚而不流平大隄者數
十里而襄勤先稟嚴守格隄文敏據以入告奉失守格隄
卽行軍法之

嚴旨君飛稟改守大隄聽溜穿格隄而下旁洩始止未幾
桃汛至而減壩大工合龍時基有積沙溜勢急攻壩身展
側搶護不能止君啟陳公於大壩迤上築挑水斜壩逼溜
入泓不數日壩根掛淤迄今穩固君以嘉慶十九年春抵
戍所二十五年冬

賜還城中無一椽之居都轉墓在西北郊外牛房塋旁有
祖遺旗租地數頃墳園三十餘間君稍加修葺徙家屯居
督子姪讀書並課耕牧道光二年君猶子朱魯以知縣揀
發貴州君頗憶舊遊遂以四年春卒於朱魯綏陽縣署君
自戍回旗子適滿跡都下招攜同寓僧廬者數月君有手

冊紀自嘉峪關外至伊犁程途附及風土形勝甚精密有
條理凡自新疆來者其以銅鉛廠聚眾爲憂君則謂給役
其中者每日可得制錢二百餘彼處物力豐盈人日得四
十文便衣食優裕人各樂生無可慮者唯厄魯特種類日
繁又不善爲生而容民以術兼并之終當爲患時又議籌
八旗生計君前查蕩時見底堰外荒地腴美唯瀕海受潮
土鹹不耐種植而粵東有鹹水稻收成頗豐卽欲遣人至
粵東於秋成後收新種數石并召粵東老農二三人來江
南試種以盡地力未果而被議遂以此說徧告本旗莫能
舉惓惓之義不變窮通有如此者配宗室氏鄭某親王之

孫女長子朱奕勳官山東知縣被議罷職次子朱奕亨候選通判女子子二長適戶部銀庫員外郎達林泰次適鑾儀衛雲麾使祥泰俱宗室夫人出季子佛靈安側室劉氏出公之不祿也勳以交代未結不能奔喪亨奔馳萬里以五年六月扶柩歸葬于都轉墓左世臣受知深而共事久得悉其生平故紀述數大端以俟當世之有道德能文章者論定焉道光六年四月八日舊部八包世臣謹狀

皇誥授奉直大夫陝西山陽縣知縣加三級黃君墓志銘君諱輝字耀騰一字翦艇號秋圃安徽婺源人也祖鴻馳贈奉直大夫妣程氏贈宜人考獎封文林郎贈奉直大

夫妣顏氏封孺人贈宜人獎生數歲家驟落鴻貿貿入四
川十餘年絕耗問獎迺辭母尋父遇於重慶而鴻已病痺
獎課蒙以侍疾鴻物故無力歸櫬遂葬於巴獎嘗失道至
峩眉山中大雪斷行蹤又饑不能舉步遇老者與蕎餅食
之頓輕健得出山遇鄉人謝氏攜之東下至蕪湖獎年已
六十矣婚於蕪湖顏氏偕歸婺源而生君惜抱軒集中所
稱黃孝子者是也君旣穎悟而父母督課之甚嚴弱冠試
童子卽冠軍旋食餼甫壯以乾隆丁酉拔貢生應

廷試得知縣籤分陝西補鎮安恭遇

覃恩封贈祖父母父母如其官遂乞養歸君優於文學開

門接徒以脩脯供菽水遠近負笈從游者多知名士婺俗
故績學然屈指必首君三載封君卒而母氏亦老君接請
養母又二十餘載乃入都例發原省坐補而鎮安已改繁
序補山陽累加三級復遇

覃恩授奉直大夫嘉慶壬申乞休癸酉八月六日卒於里
門年六十有六配同邑洪氏封宜人側室謝氏子四汝期
郡廩生貢成均以訓導候銓鳳來國學生俱洪出百祿國
學生平格江西候補未入流俱謝出謝以平格得地封孺
人孫士俱業儒曾孫四俱幼君之未補鎮安也已歷署
洛川中郎諸沐邑鄆州直隸州知州西安府分防孝義同

知及乞養歸侍而教授鄉里後進如未仕前比封君棄養君年方強仕而依侍母氏不忍去膝下既養親事畢乃自許馳驅再至陝署汧陽及白河時教匪餘燼未靖軍書旁午奸民竊發者接壤相繼君勸諭紳耆遠斥堠外防內撫閭閻得免蹂躪焉及補山陽邑有囑匪劉伏得聚眾數千出沒老林中擾害行旅居人無不至文武嚴捕積年莫能誰何者君至諭捕人曰匪勢甚張非有司所能制徒聚壯勇耗經費何益盡撤藩籬若無事所匪果易君一日君不鄉偵劉伏得所當至設伏擒之山南路遂通邑民王朝陽剛以聚徒念經被捕太府守以自新十餘年後鄰境案有

株連復嚴檄追捕君至朝陽家諭令就逮而親解至省白
天府曰朝陽悔過有據已若必念舊惡恐反側者多大府
素重君釋朝陽眾心乃安其靜鎮以除大患積誠以孚愚
氓有如此者迹君生平事親則竭力誨人則不倦臨民則
盡心所事皆成名傳曰冰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能爲師而
後能爲長君當之矣是豈有銘君之卒也汝期等以其年
十月八日舉葬而未有塋幽之文後三十年當道光壬寅
三月平格以請故銘之曰

孝子有子爲眾小然雖不達實篤後之祐

書包擯達事

包擯達者吾族之農民也。乾隆乙巳大饑，吾族遠祖葬鳳凰山，去村十里，坐落曹姓水口亭前。曹姓挖蕨根爲食，不可禁，幾傷墓族。長榜祠前曰：自六十至十六，不病者某日。各持棒集祠前，往鳳凰山，不到卽削譜。族人會者千五百，曹姓悉族止三百人，拒水口亭。棒接而吾族敗，奔近村，乃踞地喘息。擯達曰：包爲曹敗，無顏見鄉人。有從我打復仗者，否應聲者三十人。曹姓方欲勝者於祠擯達，留十人斷水口亭，而率二十人入其村，圍於曹祠前，當取其安墓禁山。服約而回，三十人者先固在千五百中，始以五當一而敗，繼以一當十而勝。義憤重則利害輕也。自夷氛起，其謂

其馘無敵然夷馘前後百萬出而傷吾人曾不數十徒以
震懾羣走使逆夷躡項後殲如薙草烏桶厦門定海乍浦
京口莫不然竟無如擯達者一決求勝於敗之策併命不
嬰傷已故追記之毋令泯沒焉尤異者浙東設糧臺起於
安徽布政使於揚州馳往主其事去夷氛尙百餘里忽中
夜自驚故布政率監守官十數走比明乃息足曾無一人
有禠者存餉四十萬爲民勇所篡乃議減員弁薪水爲彌
補戚氏曰畏法則侮敵畏敵則侮法此詩人美大夫所爲
必云舍命不渝者也

史雲州家傳

君諱紹登字倬雲姓史氏江蘇溧陽人也東漢初史崇以
翦赤眉功封溧陽侯之國子孫家焉五十四傳而至君曾
祖夔詹事府詹事祖貽直文淵閣大學士贈太保諡文靖
父奕瓌山西按察使君少有大志博覽書史試順天挑騰
錄議敘布政使司經歷分發雲南試用乾隆六十年署開
化府文山縣事雲南鹽歸官辦苛刑抑配民不堪命語在
谷給事傳君莅任卽弛其禁釋獄中逋課者數百人民以
大治閱三載配鹽之五十七州縣一日同變乃改爲商辦
以寬民依文山式也未幾苗匪起貴州距文山尙數郡君
察其形勢必將闌入而各鎮兵不可用乃集吏役健者得

三百人親教打鑣期於三十步外取人命地而中教甫成而黔匪蔓擾廣南逼文山鄰境之邱北又潛結文山各寨獍猥約分投蠶起時嘉慶紀年之四月也君謂不救邱北破賊於境外則文山獍猥必不靖遂授三百人仗人刀一握鐵鑣三十枝身帥之馳往所當輒仆收復前所失卡汛以十數廟清邱北而雲貴總督勒保勦苗失利被圍於貴州之黃草坪月餘雲南巡撫江蘭調君往援君率壯勇馳至賊圍城十數重內外不相聞君迎陣以鑣擊之壯勇爭先賊死如積一日遂奔潰君念圍雖已解而賊眾尙數萬若入城慰謁總督則賊走遠不相及爲後患甚巨遂追奔

三四百里七接仗，殲賊至盡，乃返黃草坪。君解圍之後三日，黔鎮以兵至，總督德之甚。比君上謁，總督曰：「若滇省小文職亦遠來看我耶？」君陳圍狀，總督怒曰：「圍果若開，何不入城一見我，使我憂悸欲死。」君曰：「入謁則賊不可盡，麾下遣人至城外，及七次接仗處，驗賊屍，係鏢傷者，則是文山縣民壯所奮擊，若及傷，請行冒功法。」總督初欲重劾君，覆勘得實，乃已。而巡撫聞君與總督辨論，懼，遂飭君自備經費，不入軍需報銷。君以故，虧帑至二萬。是年十月，委兼理臨安府之蒙自縣，雖攘接文山，而兩城相距三百里，葭蒙未一月，交趾賊目儂福連勾結廣西餘匪，賀成猿箐。

數萬人入文山燒殺村莊佔奪砮卡君聞信匹馬馳一晝
夜入文山城次早領民壯出勦生擒首逆並獲從目二百
人砮卡悉復總督以爲能事擢順寧府雲州知州仍留署
文山事默酬解圍之功也三年文山大水君開倉救災民
爲滇省往事所無四年

睿廟親政以初彭齡巡撫雲南初公自矜廉介好任術爲
明察開化故有總兵官當變出不測君以署縣破賊土人
榜通衢曰總兵守城知縣打仗總兵銜之初公詢總兵曰
願聞吏令不要錢罵香總兵曰小錢斷不要初公遂以虧
帑劾君士民聞慚立刊知單臚君之文武政績題曰天理

良心設櫃邑廟。醵金至三萬。初公聞之甚悔。以君既完虧。得留任。仍餘七千兩。率耳環戒指手鐲之類。無可返。遂立案貯庫爲公項。次年丁母憂。疆吏倚重君。留不遣。君言父母之喪。惟金革無辟。遂解任。隨滇粵各行營。而文山公項。後來者欲乾沒之。紳耆請於上游。建開陽書院。文教以日盛焉。七年。服闋。署麗江府。維西通判廳。民恆乍縹爲亂。巢險固不可攻。君廉得巢後。巖壁斗阻。大溪水峻急如箭。君以篾爲大繩。募善泅者。繫長繩於腰。繩尾續大繩。旣渡溪。則引繩繫巖樹。對岸急引如竿橋。繩套篾圈。圈下繫小板。可坐。君先上板。以手扳繩。猱接登巖頂。壯士三百人從之。

賊不虞君至天驚亂君既手擒逆首壯士殲拒命者其黨
盡就縛遂以獻事拜花翎之

賜卹年得嘔血疾卒維西官署年正五十君常以至少敵
至眾前後三百餘戰未嘗敗徂身無傷痕所教三百人亦
無陣亡者君寄其子書有云人生通曉大義爲國家捨身
出力不怕死亦不得死是君之八九年出入萬死一生之
地而竟不死者天也非幸也自嘉慶初兵事連者十載滿
漢文武因緣致封圻膺顯爵者以數十百計迹其功能皆
遜出君下相君才器直當與唐之張中丞宋之岳少保相
後先而浮沈下更甄榮名所不及又以邊徼少文士偉績

無能紀述者是。又將無聞於後。余始聞君名於充沂兵備。熊方受兵備得於其弟方訓。方訓亦以下吏在滇。曾與君共戎事者也。然傳述君事頗不晰。余訪之滇省公車士。多識君者。言君乘生馬。手未按鞍而已。上衣衫悉齊整。每宴賓客。輒以鑊賭酒。下堂坐。使善鑊者四面擊之。鑊皆入君掌。莫能傷。各述所聞見。率奇偉。而年月地名未能無錯。午余隨手筆記之。存篋中數十年。茲檢篋出之。恐久而亡失。故撮聚大都爲傳。授其家。使不抱恨於沒世焉。道光十有七年六月六日。安吳包世臣譔。

皇誥授振威將軍

賞戴花翎福建全省水師提督統轄

臺澎節制各鎮原品休致。

特旨起家仍以提督用。

襄理浙江軍務泗州陳公行狀。

曾祖永福字介齋。

誥贈振威將軍。

妣張氏。

贈一

品夫人。

祖伯山字松心。

誥贈振威將軍。

妣崔氏。

贈一品

夫人。

考啟源字箕園。

誥封武翼都尉。

晉贈振威將軍。

妣王氏。

封淑人。

晉贈一品夫人。

安徽直隸泗州籍僑江蘇揚州府寶應縣城內陳階平年

七十九狀。

公本名安魁字階平號雨峯於海州參將任內更以字行
雨峯遂爲字別號鹿岑泗州陳氏源太邱居臨淮關其世
次不可考至公會祖乃由臨淮遷泗販茶來往淮揚間六
安蛟患蕩其業遂僑寓清江浦迨封翁益貧窶孳公負販
浦市遇鹽城相士潘瑞堂驚曰此子軀長而色青真甲木
行人武貴當極品公之從外祖遊擊王福時已官河標千
總諄勸入營公乃以乾隆丙午投河標中營年二十有
派河庫道當差歲餘保送河督轅戈什哈差使勤慎值南
河多故兩三年間裏河廳之小舟莊揚糧廳之邵伯南塘
桃源廳之師家莊山安廳之湯家莊相繼漫口公皆與堵

築之役公生長河壩習見椿埽土石工程又性好研究質
購多悉其底裏調河形辨水性尤有心得辛亥拔補額外
外委次年得經制乙卯拔把總嘉慶丙辰升中營右哨千
總戊午己未連舉毛城舖邵家壩大工邵工將次合議
以引河頭之攔黃壩爲土料車馬所經壓研堅實倉猝啟
除難淨盡掣溜不暢大壩每吃重建議傍攔黃壩前用浮
車澆替壩以便淨啟攔壩替壩本鬆土又新澆放溜時如
湯沃雪主者以爲然邵工應手堵合嗣後東南兩河大工
皆循以爲例旋擢華右營守備壬戌從

欽差侍郎那彥贊堵合唐家灣之減水壩工甫竣而安徽

宿州之匪民王朝名滋事公奉派帶蕭營兵三百名馳赴宿城北之符離集防堵無一賊闖入徐境者癸亥東河衡家樓漫口那公奉

命移節督堵公隨往次年春合龍保奏尤爲出力

賞戴藍翎乙丑又調堵睢南廳之郭家房而安徽之宿亳蒙三州縣匪民余連樊牛兒等滋事公奉派帶兵防堵會同各路將弁戰於郝家集生擒余連等並頭目二百餘而皖豫交界居民平日多持素諷經恐株累洵懼不可止公密陳兩江總督鐵保曰小民持素諷經本爲向善祈福非惡逆比儻不肖弁兵藉端訛索必致以擾累激變鐵公卽

出示嚴切曉諭云。擾累良民有狀者。行軍法人。心始定。初
賊勢甚張。值大雪封路。賊眷皆坐牛車。不能行。進退牽掣。
得速藏事。而善後實賴公策。是年公捐升遊擊。在守備任
候選。次年調堵王營。滅壩蕨事。大吏知公疊次出力。保奏
以遊擊留省。儘先補用。旋補松江府城守遊擊。仍留工差
遣。已巳調揚州營遊擊。而王淑人棄養。請假治喪葬畢。乃
莅任揚州。嗇賈所集。華廡成俗。梟匪出沒。擾害閭閻。公實
心巡緝。城廂安枕。士民以爲自名宦白雲上之後。未之見
也。遂申奉調引。

竟以緝捕有成。

賞換花翎癸酉推升海州營參將海州依山負海素爲逋
逃藪匪梟設窰口立馬頭者相望窰口則掠婦女搶牛頭
勒三日內半價往贖稍遲則婦女轉賣牛頭剝殺視爲故
常馬頭則爭奪慘殺不可究公莅任簡標下悉其材技挑
三十人爲內班皆善偵探能格捕隨宜任使各當其器梟
匪皆通州役營員有舉動州役輒先時送信得走避公偵
知各匪所在定更後卽親歷各門視管鑰信不得出城俟
人定乃集兵入署以私財具蒸饜火酒飽啖當行者督至
匪巢匪尙酣睡無不擒獲有積梟江興遠挾仇挖八人眼
一人心公廉知之訪獲一被挖目者詢悉始末分投追捕

江興遠等四十餘人皆就擒置之法州境大慙悉遠遁有
劉廷彥等十五人投首歸農繳架鎗六座其制作輕重高
下旋轉如意指公備詢其盤煉鎗筒配煮火藥之法乃資
而遣之公依法製造督士卒演習爲江省營伍之冠公所
挑內班多積勞至專營有與公同任封圻者丁丑遷漕標
副將丁封翁憂服闋當赴部奏留江南補用辛巳署狼山
鎮總兵官壬午補江寧城守副將署徐州鎮總兵官癸未
署蘇松鎮總兵官甲申擢湖南鎮總兵官卽之任丁

亥

履見圖伊已丑

晉充祭告 南嶽 炎帝 虞帝二陵使 壬辰兼署湖南

提督癸巳擢廣西提督 戊戌調松江提督 提屬三鎮皆公所舊歷水陸操防 駕輕就熟 不勞而治 己亥以夷氛驕蹇 調廈門提督 公年已逾七十 兩足習勞 久時腫痛 艱於馳驟 然部署形勢 精治火器 島嶼防禦 無不周 庚子夷再入廈港 公督兵拒戰 連殲其目 夷船遠竄 嗣督閩者以公年老有疾 奏請休致 公歸田後 夷人知公已去 廈 辛丑秋 遂長驅直入 督部駐廈 不能禦 遂致失守 而定海鎮 海寧波 相繼陷。

上怒 褫閩督職 而復以提督起公於家 公赴浙 協揚威將

軍防勦公分防曹娥江八閩月夷人無敢窺伺江濱者主
賓秋夷人就撫於江寧各防盡撤公欲入

覲而兩足不良於行請假調治至甲辰二月二日卒於寶
應僑第距生於乾隆丙戌五月九日年七十有九夫人
河錢氏子晉康側室生皆前卒孫蘭尚幼女子子長適寧
波衛屯牧季光弼次適六品蔭生候選通判雲中璽亦早
逝女歸侍公少小食貧未能就外傳入伍後乘暇隙從人
問字義講交法伯登仕版運能自具稟牘稿壯強以後讀
書益多封圻奏議皆已出千餘言立就委得有理老耄
記不能及也公雖出身行伍然河轅止重走差且派辦多

河營修防事及專營揚州以將事首重練兵而練兵非身

先不爲功時公年已四十餘晝從馳射夜習擊刺又以筋

骨素脆弱聞徐州有石子功師延至畧學引經卷簾諸術

經歲強壯健舉營弁莫能先揚營士卒感公之意爭練習

竟成勁旅在海州見抄本泝泝百金方卽捐廉付梓昕夕

玩味求製器結陣之故必慊於心試諸事以歸實用其鎮

鎮算也適果勇侯楊公爲湖南提督侯身經百戰翦刈蓬

蒿至夥爲名將公師事之受其疊戰梅花新陣公就侯五

隊舊法推出五星分布爲二十五隊以宜苗疆地勢綠山

絕澗形散而氣合苗民震懼侯巡閱見之歎爲精奇變幻

兩湖督高學善其疊進抽退便捷渾成奏請湖南北兩省
各營一體遵行公又增損古法爲連弩五矢齊發命中洞
堅又挑健卒授以鉛瓦蒜腿縱跳上高羣以爲無益及逆
猺趙金隴據羊泉軍兵從平地縱步登屋前隊受傷而後
隊繼登趙逆得以殲除軍兵受

賞勇號大小翎枝拔升者至五六十員甲於各省及夷氛
逼廣東各省兵齊集唯公所舊練湖南兵至死不奔北陣
亡獨多然後知公爲無得南塘練心之教也夷氛日亟
松江調廈門營總兵能攻堅度其不能制柔因用
襄襄法高廉各營總兵皆從其奔於沙城後以逸待

勞夷舶至皆失利。閩督既劾去，公易沙袋爲石城，夷礮轟石城，陷。文武皆跳渡。易石城時，拆沙袋中，多有礮子。至深者不過四尺，然後服公之用心精到也。公參古今法，煉火藥，煑一次者達百二十步，二次則百八十，三次則二百四十。在屢試，准以八

告奉

旨通飭，依式配煉。雖軍事小節，然他省卒無及者。予以嘉慶乙丑始識公於袁浦，嗣在揚州，乃相善。在海州，予就食州署，其事且一年。在淮安，在江寧，亦時時過從。及開府鎮，幕後相距遠，建身松江，則予已薄宦豫章，中間相失廿年。

然公書必歲一再至道契闊並示結隊製械各圖說及訓
真論民請刻本予皆未具覆在廈門復以職思圖屬爲記
予時方待辨所欲言者至大至急而舍公則更無可出言
者乃撰記作答書而答書至廈公已罷歸及公復起襄浙
軍先是裕靖節受幕客愚爲大江沙多水淺夷船必不能
達而調狼山鎮防鎮海之奏予見其稿竊意夷情旣陡血
廈門必復震定海以及乍浦上海撼狼福入大江截運道
爲

國家深憂而長江唯鬪山天險可截夷船覓急遞致書靖
節諷其移軍鎮守團山書達不數日而定海復陷靖節旋

與難嗣見邸抄知公復起卽致書申前說並錄寄職憲圖
記稿本公得書卽函致揚威及江南當路莫有然其說者
遂致京口失守白門辱及城下事權不屬徒歎手柯傷已
公性尤坦易有容在海州捕梟匪獲鹽三百車皆臨興場
產其場大使韓姓者平日謠詠公無不至公幾被陷至是
韓於法當革職枷示五十日恒懼計無所出知予最善公
徑走予齋跪求緩頰不得已偕詣公予先入及其事公曰
韓之於我深矣然借公事以洩私忿非君子所爲出示稟
稿則已列韓家丁差役名爲協獲例得免議予出語韓韓
愧悔無以自容欲卽執贄居門下公峻拒卒不見之生平

於友朋中受一言之益終身不忘而已樹德於人及戚鄰
賁公絕不一掛齒頰實人情所難公病既亟持蘭手命其
監奴曰汝俟我氣絕卽殯奉蘭赴白門吾有兩友在彼一
爲正藍旗協領奎君一爲包君汝請奎君爲我乞包君爲
我狀包君習我行治其言可以信天下後世語畢遂瞑協
領名奎光字異之諳練旗務爲江寧駐防所歸心於友朋
間重信義辛丑壬寅與公同守曹娥江相需有成善士也
來致公末命予不獲辭謹具狀如右以告當代大人先生
錫之銘誄並牒

國史館請垂編錄道光

有四年春二月十八日江東布

衣包世臣謹狀

卷三十六

書安吳四種後

道光丙午夏倦翁排印新舊文稿爲安吳四種三十六卷以示東之乾嘉三十年間所作多手抄藏笥中者道光以來什五六皆曾見其未見惟近年作耳倦翁之文義本孟荀筆得韓賈體勢則兼漢魏唐宋而尤近蘭臺少事謹嚴老彌健肆一洗數百年門戶依傍之陋倦翁常謂周秦人下筆輒成一子以其洞澈物情無心語皆出獨造也至漢劉子政乃有意琢字句煉篇幅子變爲集斯爲始事東之謂此語非倦翁不能道今倦翁書出可以還集爲子已蓋千餘年來作者十數無不致意於人心世道之防然扶人

心之害或迂而不切陳世道之失或浮而不實至其救正之也又或繁重寡要疎略無功倦翁國醫也病必究源方必對症不爲輕延聳聽之談不用梯航難得之藥病者信服其劑則沈疴立起又無諸子踏駁狡辨之弊世有眞議必不以東之爲阿好也倦翁家世韋布無憑藉攀援就試復不得於有司而力學自振拔弱冠卽名動公卿及壯舉於鄉其座主陳周兩侍郎入都都中冠蓋無不以得倦翁爲賀至宮門遇成邸拜手賀曰二公眞不媿爲國求賢江南有千里駒朱師傅秣養之十年無能市者二公竟一網得珊瑚樹矣侍郎意倦翁必熟遊都下其實遊轍未嘗

至北也。予屢試春明，與同舍生詢鄉貫，聞隸安徽，卽問貴省有包君，豈識之乎？且多關東、新疆、臺灣、珠崖土，不解倦翁聲名，何以洋溢如是？揭曉在禮部看榜，每聞榜下人云：安徽包君被放，登第人可想。吾輩亦足自豪，同列傾軋，其來自古，而推重諄至，其必有所以致之矣。然當路素無一面者，輒摧排之不遺餘力。予嘗詢貢院司事者，言倦翁卷雖發，臆然不送內簾，事後乃加派房，戳於敗卷，以是十餘試，訖無一遇。丁丑大挑，吳平湖、松蒙古阻之於成邸，丙戌大挑，汪山陽阻之於惇邸。

今上在書房時，習聞朱大興稱爲棟梁之器，及

親政又用薦者言欲破格大用蔣襄平阻之宋人畏坡公之敢言而又善言也力排於見用之後是以徒敗國是而身受惡名倦翁之敢言善言不後坡公遏之於登進之前使不得有所建白則既便已所欲爲又可不得罪後世諸公用心之苦至此然以巖廊封圻摧折草莽實秦漢後所罕聞見倦翁阨窮亦可以不憫矣乙未大挑家薦青兒門下士吳少空力薦於肅邸長相國乃得以一等試令江西旋被撫學兩院擊去而倦翁不以所遇豁勃稍減救世汲汲之志其散見四種中者細心讀之自可細繹而知無俟贅說倦翁言語妙天下政事任艱鉅文學冠羣流宇內

共知之卽力排之者亦無異議而其宅心之厚守身之嚴
操持之固則有非人人所共知者嘉慶庚午東之入都附
舟至東梁山阻風同舟人有言吾乙丑夏初在揚州搭湖
划船至蕪湖炕艙官艙客已滿惟餘房艙之半尙待客少
頃有人負襆被至船旁指搭半房艙舟子約以昏定開行
及昏客齊而搭房艙客其友餞之於河濱酒樓舟子促上
船卽抽跳挂帆水溜風利船駛如箭客入房艙布襆被於
前半艙畢坐艙門與炕艙官艙客通問訊乃包姓上江秀
才也年約三十二鼓眾客各開單而先搭後半房艙人從
艙入乃二十許少婦包君無可更易地少婦手關房艙門

而睡前艙客傾耳靜聽。無聲息。次日卽抵東梁山。阻風
同泊之船數十艘。客皆登岸。就江市啜茗小酌。包君獨上
山寺眺望。少頃。少婦亦下船。在市買香楮。赴山寺。纖跗豐
髮。肌膚鮮皎。岸上人莫不注視。有追隨上山寺者。下午包
君返舟。則坐艙門。與眾客話行業起落。皆得窺要。又縱談
其五六年。前就川楚戎幕事。驚愕可聽。然未嘗與少婦一
通款語。古人坐懷不亂。不過一宿。包君與少婦異被耳。前
後十二晝夜。生平所見奇事。無過此者。癸酉都下。在廌青
座。晤方葆岩制府之公子彥和。言菊溪協揆爲家君言。貴
同鄉包慎伯。年少有盛名。而鷲鷲不下人。爲賓主數月。甚

令人不快。南河葦蕩久敗壞。惟慎伯悉要領。因出使佐白
泉司其事。採畢出運。有啖以白金二萬。求堆收。仍舊勿駁。
詰者。慎伯拒之。蕩事得不廢。慎伯家窶貧。至不具裘葛。而
臨重賄。不染指。吾自問不能。所以畏之如虎。敬之如神。及
甲戌。識面以二事實之。皆信。倦翁橐筆遊縞紵服脩之外。
無他人而任郵三黨。甚備。而久多識達官。從不自爲地。以
其力位置寒賤數十百。而不止。頗有負之者。倦翁待之如
初。始無德色。終無怨言。東之讀倦翁書。惟言漕者。心疑爲
勢不可行。及倦翁自辦新喻漕事。則天下人共犯之法。倦
翁獨不犯。以此知倦翁之言。無不可見。諸實事者。至其終。

身不遇，則攸關氣運，非一身之故矣。倦翁還山已五年，裹足不出，城闔惟以賣文字自給，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奇顏，靖節所歎東方有一士者，子乃於倦翁親見之。史公有言：要之死，目然後是非乃定。倦翁雖歸，然存行年已七十有二，是非久有定論。故據予見聞親切者，附書冊後，使讀倦翁書而未識其人者，可想象其梗概焉。道光二十有六年季秋月朔，桐城姚東之書於寄柯堂。

讀安吳四種書後

服古入官窮經致用儒先之爲教也利祿途興士人志於倖獲主司又惟纖巧糜腐之是求倖者至再上之登詞垣躋侍從下亦不失百里之守政柄視爲利源編戶待以佃客憂貽國家毒流當世是豈不誦讀詩書觀覽篇籍乎何所行與所學之戾耶毋抑志卑而教異乎異教與卑志相雜以成習柳下惠見館謂可養老盜蹠見館謂可黏牲誠哉是言也道光丙午冬以通家子弟謁安吳包先生於白門倦遊閣乃知尙志之教固猶不絕於人寰耳先生幼從尊甫郡學君學輔醜齒讀孟子至五畝之宅卽問今日制

民產何以不如此郡學君大奇之稍長亦從俗爲八比歲
韻之學而出語時見本原家極貧加以孤露弱冠覓食至
蕪湖值苦旱爲長洲宋兵備作禱雨文有雷擊阜魃大沛
時雨之異藁轟傳至皖江大興朱文正公以大司馬撫院
見其文詢兵備知出先生手召至門下時楚匪猖獗先生
上鄉兵議文正歎絕謂爲賈晁復生贈詩以夏屋棟梁相
期許名噪海宇而六赴秋試乃一遇十三赴春官皆不得
於有司最後乃以大挑試令江西攝新喻令年餘被嚴劾
以歸隱於雞籠山麓乃哀集生平著述爲安吳四種三十
六卷舉凡宇宙之治亂民生之利病學術之興喪風尚之

涓滴補救彌縫爲術具設先生老矣居僅容膝食無兼味
常情所難堪而處之晏然接引後進若不及一藝之善稱
道勿置先生旣不能自達其道所至與當路論說嘉慶戊
午冬遊楚北爲浦城祖承宣畫招流亡開屯田營戰屯守
之策具積於督師被格他人得其稿者刪潤爲堅壁清野
議得上達卒以之蕩平教匪戊辰遊袁浦覺羅長文敏公
大庾戴文端公聞聲下交立談之間以罷徐揚六府州攤
徵三百六十萬已成之議辛未秋佐百文敏公治河臨工
決蓋壩之策旬日間使袁浦板閘淮安百萬家得免爲魚
而就高枕丙寅夏在揚州誘伊太守舉荒政全流民三萬

甲戌冬在白門激百文數舉荒政活饑黎八萬數事皆先生身與者故功效立奏而無後患其餘當路多採先生河漕鹽法之論而行之然皆未能如指道光壬寅夷船抵白門奇策莫採致縱狂寇先生坦率和易未嘗有疾言遽色唯此事言之輒決皆此皆散見於四種又並世有識所共見共聞者也道光丙戌中衢一勾初出開化戴簡恪公就問曰吾子謂河漕鹽非大政然則大政在兵乎先生曰兵者暫事也鹽漕重漕要不足當大必言大政其唯農乎先生言農事至詳詳數十年來未見有能採行一二者傷已先生之造造學者半得於問者亦半其於學也雖博聞

強識而不事餽釘篋積至人心世道之大防必至復低徊
推究其極不洞達不易他簡其於問也微遇宿學方聞質
疑求是雖舟子與人樵夫漁師罪隸退卒行脚僧道避道
之間必導之使言是者識之否者不如辨駁懼其不盡也
於以知水陸之險易物力之豐耗衙前之情僞窮檐之疾
苦其論學也依於正士心殖民生其論治也不爲已甚歸
於平易近人潛移默運不駭眾而民實受其賜蓋自幼學
以迄懸車不改不倦庶幾稱道不亂者矣先生客茲在署
時先曾王父光祿府君適至署連牀數日結爲道義忘銀
交麟請業先生以爲可教獎掖甚摯授以安輿四種麟受

而讀之既更歲迺請爲學之要先生曰第一要究文法蓋不深明古人文法則無以測古人立言之意而悉其指歸故先生之文雄肆發於謹嚴波瀾循乎矩矱蘊藉寓於平實集秦漢魏晉唐宋之文無常師而自成體勢然則徒慕先生之文采而不求實濟固不足知先生然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先生之書繪事物之情狀鑿讀者之心目則以其條達易曉而探討不可盡也幽詭難窺而諷詠不可厭也然則欲學先生之學者必自學先生之文始是用考核言行而揭先生所以教麟者書之尾朋以告天下後世之有志於讀先生書者時

道光丁未夏四月大興范麟謹書後

男

誠家丞

孫希

履

希

蘭

快

字